入學圖說 全

入學圖說序

洪武庚午秋謫在金馬郡有一二初學輩来讀庸學二書者語之諄復尚不能通曉乃本周子之圖叅章句之說作圖以示又取先賢格言以釋其意者因有所問又隨而答之仍記其問答之言以附其後名之曰入學圖說旁取他經凡可作圖者皆圖之往〻各附臆見之說欲就正於先生長者鄉無先進身拘謫籍姑待後日而已覯者幸恕其妄而教之是所望也是歲良月初吉永嘉後學權近謹題

入學圖說前集目録

八學圖說後集目錄

天人心性合一之圖

太極

東 西

天

元亨 利貞

陽 陰

誠命

陰根 陽根

火 土 木

水 土 金

理之源性

氣 質

質 氣

仁禮 義智 信心

情

炎上

意幾

氣之源

善 惡

惻隱 辭讓 羞惡 是非

喜怒哀懼愛惡欲

質具於中 神發於陽

形生於陰 氣行於外

善

惡

殘忍居仁 貪冒居禮 嗜欲居義 昏罔居智

萬事出

善惡分

仁之端 禮之端 義之端 智之端

欲

自暴 自棄 衆人居之

未嘗無善

純善無惡

敬 君子修之 存養 省察

誠 聖人性之 真實無妄 純亦不已

君子敬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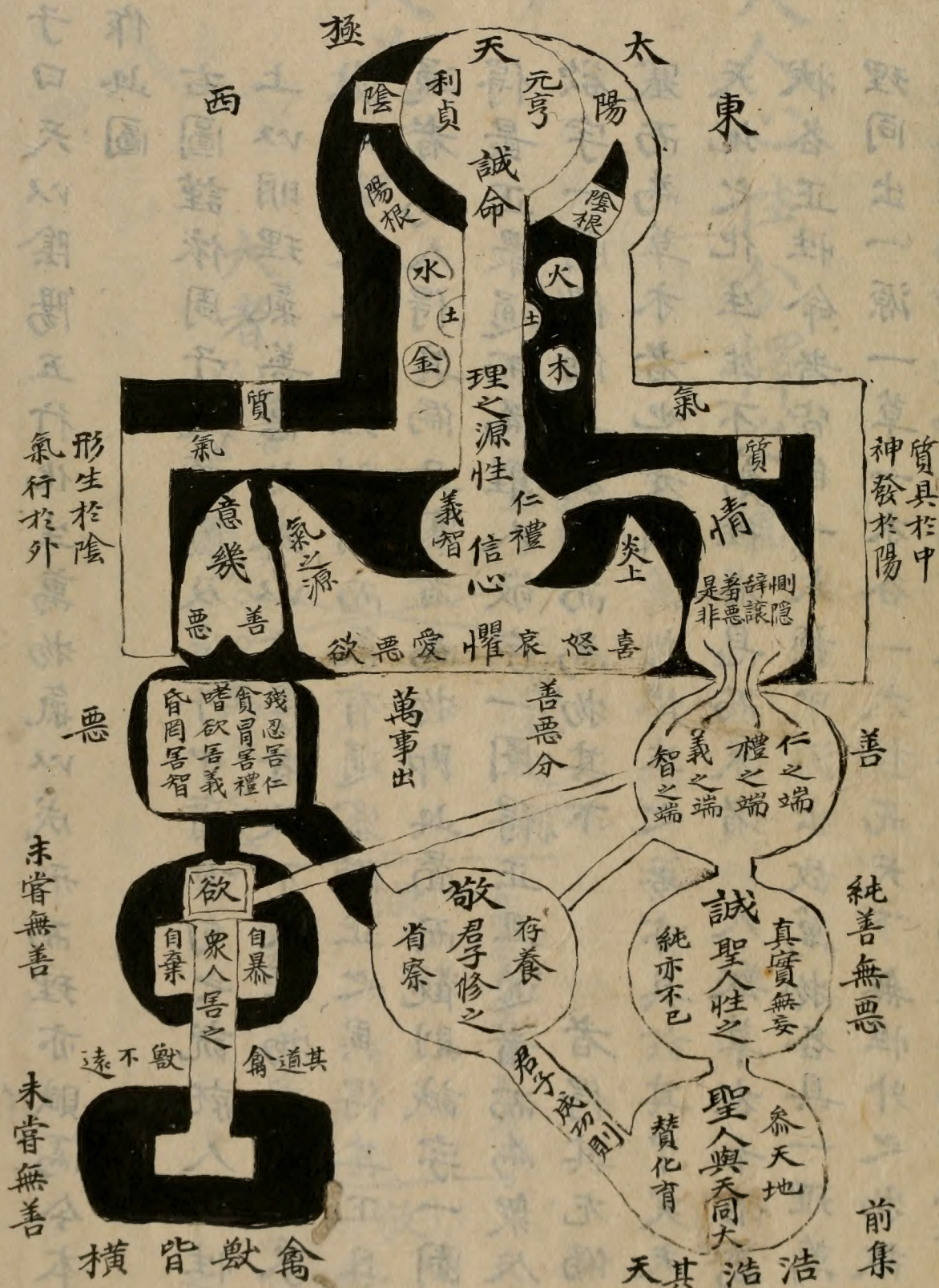
其道禽 獸不遠

未嘗無善

聖人與天同大 參天地 賛化育

前集

浩浩其天

禽獸皆橫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今本之作此圖

右圖謹依周子太極圖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說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氣善惡之殊以示學者故不及萬物化生之象然人物之生其理則同而氣有通塞偏正之異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即此圖而觀則誠字一圈得最正最通而為聖人敬字一圈得正且通者而為衆人欲字一圈得偏且塞者而為物其下 者得其尤偏塞而為草木者也是則萬物化生之要亦具於其中矣夫天地之化生生不窮往者息而來者 人獸草木千形萬狀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極中流出故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極而天下無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而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嗚呼至哉

天人心性分釋之圖

人

理 惡 善

人者仁也仁則天地所以生物之理而人得以生而為心者也故人為萬物之靈仁為衆善之長合而言之道也聖人至誠道與天同君子能敬以修其道衆人以欲而迷惟惡之從故人者其理一而所稟之質所行之事有善惡之不同故其為字歧而二之以示戒焉人能體仁以全心德使其生理常存而不失然後可無愧於為人之名而其效必能得壽不然則生理喪而非人矣故孔子曰仁者壽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心者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理氣妙合虛靈洞澈以爲神明之舍而統性情所謂明德而具衆理應萬事者也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用之發有時而昏學者要當敬以直內去其昏而復其明也其字形方者象居中方寸之地也其中一點象性理之源也至圓至正無所偏倚心之體也其

下凹者象其中虛惟虛故具衆理也其首之尖自上而下者象氣之源所以妙合而成心者也其尾之銳自下而上者心於五行屬火象火之炎上也故能光明發動以應萬事也其右一點象性發爲情心之用也其左一點象心發爲意亦心之用也其體則一而用則有二其發原於性命者謂之道心而屬乎情其初無有不善其端微而難見故曰道心惟微必當主敬以擴充之其生於形氣者謂之人心而屬乎意其幾有善有惡其勢危而欲墜故曰人心惟危尤必當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然後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差謬而聖賢同歸叅贊天地亦可以馴致矣不然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此心之用不過情欲利害之事雖有人形其違禽獸不遠矣可不敬哉

性

性者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於吾心者也故其爲字從心從生人與萬物其理則同而氣質之稟有不同者焉告子曰生之謂性韓子曰與生俱生釋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氣言而遺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右圖爲初學者設故其訓天人心性之意分釋點畫至爲破碎自當得罪於先生長者然初學觀之一見可知其大旨也若其義意皆本程朱格言非愚臆說也至於敬心不言存養者初學之士要令於動處下工夫也然存養豈在敬之外乎同志君子詳加繩墨

以惠學者幸甚幸甚

學者問曰子為合一圖自謂謹依周子之圖然周圖有所謂無極者而此則無之何也曰無極者指言太極居中之理非大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也則此圖之中天字一圈是也曰易言乾之四德元亨利貞而已子乃益之以誠何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德流行循環終始而未嘗有一息之停者以其有此理之實而已故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蓋言四德循環之實爾非四德之外又有所謂誠也故周子已嘗合而言之以配五常之信非愚敢以妄意而益之也曰其以命為理之源而加於性上何也曰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釋之以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則所謂命者人物始生之初天所賦與之理在乎陰陽之中而不雜乎陰陽以為性

理之源者也成湯所謂降衷恒性伊尹所謂天之明命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孔子所謂繼善成性者皆是也中庸之言蓋本於此純粹至善萬理咸備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者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周圖圓其象而虛其中而又以無極名之矣今子既書天字足矣又書四德而益以誠與命之名焉何其名義之多而不能極其一本之妙乎曰天之爲天漠然雖無聲臭之可言然其所以爲造化之樞紐萬物之根柢者豈無所自而然者乎渾然一理流行不息二氣五行四時百物莫不於是而出焉故元之理爲春之生物而於人爲仁亨之理爲夏之長物而於人爲禮利之理爲秋之成物而於人爲義貞之理爲冬之固物而於人爲智而此四德皆是一元之流行故元包四德而仁統五常者也語其循環之實者則曰誠而爲人之

信語其賦與於物者則曰命而爲人之性是其名義雖多而各有攸當皆自其渾然者而流出亦何害其一本之妙哉況此圖也但爲初學者設若不如此而直謂之天則或意其冥漠空虛都無主宰而不知其爲萬理之源或拘於蒼茫遍覆以行氣化而不知其有一本之妙且又不知吾之所以爲性者其源皆出於天其理皆備於我而或溺於佛氏之空楊氏之混矣曰周圖陽儀居左陰儀居右陰陽方位各得其正今子此圖陽居於右陰居於左以右爲東以左爲西何也曰周圖我爲主而對圖則我在北而圖在南故左爲東而陽儀居之右爲西而陰儀居之此則圖爲主而我觀之則圖在北而我在南故東爲右而西爲左但有賓主待對之異而已陰陽方位未嘗易也曰周圖以水火金木皆在二儀之下而土居其中今子此圖水入陰中

之陽根火在陽中之陰根而又分土爲二夾於四行之間何也曰周圖雖列五行於二儀之下然其言曰五行一陰陽也則陰陽不在五行之外觀者或不察焉夫水居子位而陽生於子則水者陰之極而陽已生卽陰中之陽也故入陰中而居陽根火居午位而陰生於午則火者陽之盛而陰已萌卽陽中之陰也故在陽中而居陰根木陽穉而純乎陽故居東金陰穉而純乎陰故居西若夫土則無定位而寄旺於四行故可分而二之以夾於其間也然小其圈不與四行同大者亦以見其居中之脉隱然自與四行同大而寄旺於他者其端交見於彼此故不得與之相並也而况天命之理賦於其中者旣主於內則又安得以土而棄之哉故其勢亦不得不分也曰人物之生必得二氣之聚以成其形質今子以氣與質分於左右則是氣質判

為二物若無以見其聚而成形者何也曰物之成形良由
二氣之聚固不可以分也然揆厥初元則形生於陰神發
於陽亦不容無辨矣今分左右固非以是判為二物也要
使學者分陰分陽曉然知其所由來爾故氣雖居右而質
具於中質雖居左而氣行於內則亦未嘗不合而為一也
且其既分而復合之後又皆以氣為外者亦以見其氣寓
於質而發揚於外也曰心之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其以
為理與氣合者何也曰理本無為其所以能靈而用之者
氣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固以理氣而分
言之矣夫心之發其幾有善惡之殊若純乎理而不雜乎
氣則其發安有不善哉又為五臟之一而屬火則其亦禀
氣而成形者可知矣曰心體本虛而其為知覺者一而已
矣故其未發也至静而虛無有名狀之可言及其既發則

於事物之理隨所感觸一以貫之而無所不通今子既以性心情意分其點畫又以五常四端七情二發各屬其下則名義繁多知覺不一紛擾雜錯而靜虛之體有所不立偏屬固滯而貫通之用有所不周者何也曰心之虛靈知覺則一而已矣然語其虛靈之所以爲體則不過五常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語其知覺之所以爲用則不過四端七情之感而萬事萬物之變無不管徒知其爲靜虛而不知五常之性爲之體則其爲心也漠然無物淪於老氏之虛無佛氏之空寂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徒知其有知覺而不知四端七情之發其發有善惡之殊而致察焉則心爲物役欲動情勝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故必使學者知有是體而存之於至靜之中以守其本然之正知有是用而察之於應物之際以遏其將然之欲然後體用兼全

內外交養而學之爲道得矣曰古之言性者必曰仁義禮智今則以爲仁禮義智者何也曰古之言者以待對之位而互擧之猶曰東西南北也今以健順之属而分言之猶曰春夏秋冬也曰昔唐韓子原性而本於禮書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爲性發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發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如其發而中節則中庸所謂達道之和豈非性之發者哉然其所發或有不中節者不可直謂之性發而得與四端并列於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見其發之有中節不中節者使學者致察焉又況程子之言以爲外物觸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情既熾而其性鑿矣則其不以爲性發也審矣曰惻隱辭遜羞惡是非即仁禮義智之端非有二也今子既以四者列於情下又書其端於

外別作一圈何也曰四者之性渾然在中而其用之行隨感而動以為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心則是心即為四者之端誠非二也然發於中者謂之心現於外者謂之端故孟子於此凡兩言之或言端或不言端而朱子於言端以為猶物在中其端緒見於外則其義愈明而不容無辨矣曰人之有身氣以成形者不以聖愚賢否而有異故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子乃於誠字一圈專以理而不及乎氣則是聖人無有形氣而本無人心者歟曰不然也人物之生同得是氣以成形亦同得是理以為性故於太極之下既以氣質而成形於外又以理氣而為心於內者是聖愚賢否之所同也若其誠敬欲之三圈者但以其生於心作於事者其善惡高下有此三等非以聖人之身無有形氣亦無有人心也又其所謂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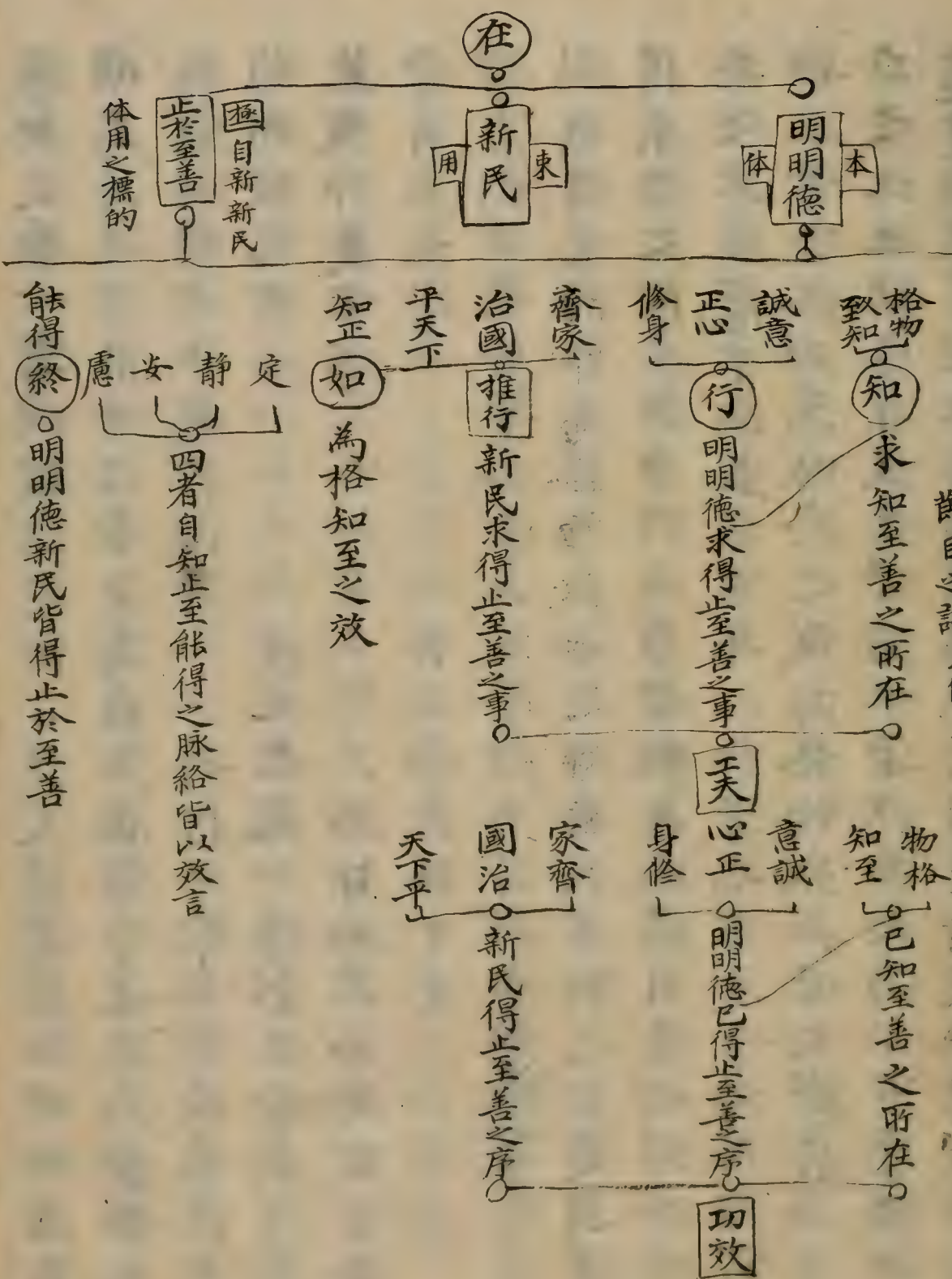
者亦未便是不好人心之得其正即道心之流行也故聖人之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曰五經語孟諸書其讚聖人之德多矣子於誠字圈內言聖人之德他無所取但書真實無妄何也曰聖人之德廣大如天無所不備故稱美之辭各極其盛然要其所以如天之實則至誠無息而已故將誠字大書以表之其下若取他說則雖極稱美之辭或有所未備學者又以為不可幾及而趨向之心怠矣故但用真實無妄以釋誠字言雖至近而廣大如天之德無所不在其中且使學者觀之亦不以為甚高難行而思誠之學希聖之功庶可以自勉矣

曰周子圖書云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今子本之既於敬字言君子修之矣其於欲字不曰小人而曰衆人何也曰人雖不肖皆自以為賢智而不自知其所行之為小人

若曰小人則觀者以自暴自棄為他人之事而不自省矣故直書曰衆人然後人人觀者各自省勵而有所感發矣曰子為此圖敢欲竊比於濂溪周子歟曰惡是何言也濂溪之圖精深廣大備極無餘初學之士所不及知朱子中庸章句之說明白簡切學者又不能察此乃義理之根本於此有所不知則所學皆苟而其失甚遠矣故本之以濂溪之圖參之以朱子之說作為此圖以示學者使其入學知所向方而已何敢望於先哲哉曰其訓天人心性之意分破點畫若是其穿鑿者何所据乎曰是其破碎穿鑿之罪自知其無所逃避但使初學樂觀而易知其意爾然古人製字亦有會意者如所謂一大為天土也為地之類是也有象形者如山如鼎之類是也訓意有分字者如所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類是也苟於大義無甚悖謬則取

其大而恕其小可也

大學之圖

在
明明德
体
本
新民
用
東
止於至善
極自新新民
体用之標的
格物
致知
知
求知至善之所在
節目之詳 八條
誠意
正心
修身
行
明明德求得止至善之事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推行
新民求得止至善之事
知止
如
為格知至之效
定
靜
安
慮
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脉絡皆以效言
能得
終
明明德新民皆得止於至善
物格
知至
已知至善之所在
意誠
心正
身修
明明德已得止至善之序
家齊
國治
天下平
新民得止至善之序
功效

愚按大學一書綱領備而節目詳文簡而易知理切而易
明為學之序用力之方至為精密在初學者尤為當務之
急然初學之士其於体用　知行功效多不能察語之
雖勤識之不　使之先觀一經全体瞭然在目
然後即是書而　而自知其節次矣苟能
常目在之潛心　一部大學在腦中矣
學者問曰先賢董公嘗以大學經中自知止而後有定至
則近道矣兩節為格物致知之傳黃氏亦取之矣是果能
得朱子之所未得者歟曰愚嘗觀此服其用意之深而所
見之卓服膺不忘蓋亦有年以今考之有未安者夫所謂
知止者物格知至以後之效而格物致知者大學最初用
力之地也諸傳自誠意章而下皆以工夫而言不應於此
遽先以效言之也所謂能得者明明德新民皆得所止之

事不應遽及於致知之傳也且以此節爲致知之傳則聽訟章又無所着落矣朱子於此豈不處之審哉但所謂格物爲窮理之事而非扞格外物者則不必證以他書而於此節文勢可尋而知之矣既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致知在格物則物非外物格非扞格而與致知非爲兩事者意甚明白其傳雖闕而於經文自有上文語緖之可尋者矣曰子以知止爲物格知至以後之效不應先言於用力之初者似矣然以傳之結語考之則曰此謂知之至也則其上闕文必以知至之效言者也此節於經亦在八目工夫之前其序不亦舛乎曰傳之結語以效而言則其上闕文必是知至之效然必先言其功而後及其效有如補傳之意矣不應不言其功而遽及其效故雖將此節爲傳知止之上又當别有闕文也此節於

經雖在八目之前是乃承章首綱領之工夫而言知止之效以言明明德新民得止於至善也故經一章以工夫功效相間言之三綱領以功言而此節以效言物有本末一節兼功效而結之八目前一節以功言而後一節以效言自天子一節以功結之而本亂一節以效而反結之以是而觀則知止一節雖在八目工夫之前其立言自有序矣且三綱領明德雖重而止至善亦其體要也八目釋明德新民而無此一節則至善雖兼二者無所不在亦不容無一言以釋之也若循綱領三言之序置釋至善之語於八目之後則是止至善若在平天下之後而別為一事也故宜繼綱領而言之於八目之前夫言其功則先分本末而後及其體要言其效則專提體要而兼統其本末其立言亦可謂有法矣

大學立傳變文以分知行本末厚薄三節辨議

誠意章獨作一傳

上不連致知者所以分知行下不接正心者以其自修之首其功不止於正心先賢已有明辨矣

修身齊家章之結語不曰齊其家在修其身而變文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愚按此承經文結語而分本末也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傳承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齊家治國章之發端不曰治國在齊其家而變文曰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敎人者無之

愚按此亦承經文結語而分厚薄也經曰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傳承之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

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此兩節必承經文結語
而觀之則傳者立文之意可見矣

此節當為第二

學者問曰誠意章自作一傳以分知行其於本末厚薄不
別為傳而變文見意何也曰知行二者如車兩輪學者所
當交致其力而并進者也分明是兩件工夫也若夫本末
雖有體用之殊而擧而措之實一物也厚薄雖有親疎之
別而推以及之實一事也曰齊家治國章言孝悌慈而其
下引康誥之文但以慈幼而結之何也曰此以最切而要
者言之也以家言之則孝悌或有不謹而慈幼之心無不
切先賢已嘗言之矣以國言之則事君事長皆知所謹而
使衆之道多所忽苟能以慈幼之心而觸孝弟則孝弟無
不至矣以慈幼之心而推使衆則使衆知所謹矣

此節

曰子引經文以證傳八九章變文之意以為分本末厚薄

之問 當爲 第二

者似矣然卽本傳觀之則八章上文旣言親愛等之辟又引諺莫知子惡之言故其結語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者是承其傳上文語緖而然不必遠承經文以爲傳之結語也九章發端之言亦承八章結語亦不是遠承經文也今子之言無乃附會之甚耶曰子卽本傳文勢而言者可謂切矣然第七章言正心修身亦言忿懥等之不得其正及心不在焉之病而其結語不曰心不正不可以修其身直曰修身在正其心蓋此二章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而獨其結語不同豈無意乎夫經旣陳八目而又提身與家以結之者身爲明德之極而天下之本家爲新民之始而天下之則故也傳者於此豈不致意哉

曰此書之作朱子於序以爲孔子誦而傳之曾子作爲傳義於經之後言蓋不敢質爲夫子之言其傳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其言先後不同何也曰朱子以經之言非聖
人不能及故以爲夫子之言又無左驗或疑古昔先民之
言故疑之而不敢質愚則妄謂夫子傷時之嘆屢稱古以
言之如曰古之學者爲己古之愚也直古者言之不出之
類是也此經亦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言古以嘆今之
不然夫子之前未有聖人不得位者則言古嘆今正吾夫
子之事是足爲證以爲孔子之言也其傳十章所引詩書
之文及立傳釋經之意皆曾子平日嘗以語門人之言但
其傳文有稱曾子曰者則非曾子之手筆也故以爲門人
記之雖門人記之非其自言則是猶曾子作之也諸傳既
皆曾子之言獨於十目一節特加曾子曰者諸傳皆是直
釋經文之意而已唯此一節曾子因慎獨之言而特發本
章言外之意以警門人故門人亦特稱曾子曰以表之以

爲千萬世學者之警策至今讀之竦然自有惶愧處其與
中庸莫現莫顯之意互相發明此乃子思有得於曾子者
學者所當體念而深省者也

中庸首章分釋之圖

天命

教　道　性

三者皆本於天

性之理人物同

道不可須臾離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戒愼不睹
恐懼不聞

道無不在
獨知之地

暫時之頃
道無不在

敬

動時工夫　常存敬畏　靜時工夫

省察　存養

教
遏人欲道

中節之和
天下達道

未發之中
天下大本

教
存天理性

致

教

心之用也
氣之所行

心之體也
理之所存

和
吾之氣順

中
吾之心正

用行　功

体立　功

省察之事

存養之事

萬物育
天地之氣亦順

天地位
天地之心亦正

效

效

愚按中庸傳道之書教者之事而學在其中道本乎天而備於我之所受教修乎道而因其我之所有故章首備擧命性道教而歷言之然後单提道字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雖不睹不聞暫時之頃幽隱細微獨知之地皆此道之所存而不可忽之意而言君子存養省察之學所以教學者戒愼而存天理以致其中謹獨而遏人欲以致其和不使須臾之或離也故此章大旨道無不包而教行乎其間教之所行即學之所在也學者苟能因是教而致其爲學之功則教將由我而位育之極效庶可以馴致矣

學者問曰朱子章句於戒懼愼獨兩節但言君子敬謹之心而不以教言今子之圖無以教言者得無贅乎曰章句直釋本文其言簡切雖不及言乃於或問中言之曰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學者或不之察故愚敢揭而示

之也此書傳道之書首以教言故凡言學者之事無非所以教也且慎獨大學亦言之學者事也故特加必字於上以戒之也中庸直言君子之事以教之故不言必立言下字其不苟也如此哉

曰章句以中和爲性情之德今子以和爲道而不言情又以爲心之用氣之所行何也曰中和固性情之德也今以和爲道者本其所謂達道而言以明章首性道教之所包也其又以爲心之用氣之行者所以分心之體用而明章句心正氣順體立用行之意也名雖異而實非有二也

中庸分節辨議

○朱子分爲四大節

自首章至索隱章爲第一節

已上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自費隱章至哀公問政章爲第二節

已上皆言費隱小大

自誠明章至三十二章爲第三節

已上皆言天道人道

卒章自爲第四節

復自下學立心之初推之以至於極

○饒氏分爲六節

首章自爲第一節

自第二章至十一章爲第二節

自費隱章至十九章爲第三節

言費隱小大至此章武王周公而住

自哀公問政章至至誠無息章爲第四節

言天道人道自哀公章而始至此至誠無息章而住

自大哉聖人之道章至三十二章爲第五節

自大哉聖人章分言大德小德至三十二章而住番陽李

氏以爲自大哉聖人章至三十二章以至德至道分言之

卒章爲第六節

○愚則妄謂總論大旨爲三節細分爲五節

首章言命性道教其下十章皆言中庸以智仁勇爲學之事推

之極於遯世不悔之聖以孔子之事終之爲第一節

費隱章承上章君子依乎中庸以言君子之道

其下由庸言庸行推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至於九経

之目以孔子之政終之爲第二節

右二節由命性道教而推之以道言學者之功爲多焉然

首章言中和由體而達用十二章言費隱由用而明體前

節則主言君子擇守之學後節則主言君子施措之事兩
節之首皆提起君子言之是二節皆言君子之道故其大
旨一也

二十一章言誠明性教而其下分言天道人道
至二十六章而極於純亦不已之天

二十七章承上章文王之德而言大哉聖人之道
至三十二章而極於浩浩其天之德

右二節由誠明性教而推之以德言聖人之事為多焉然
自二十二章至二十六章言天道章必言至誠言人道章
必言誠字故饒氏李氏皆以為言天道人道至二十六章
而住自大哉聖人之道章以下饒氏以為言小德大德李
氏以為大德小德始現於仲尼章不應先言於此當以此
章至德至道分言之愚則妄謂十二章言費隱無小大其

下三章言費之小鬼神章兼費隱包小大又其下三章言費之大以此例之則大哉聖人之道章言至德至道而包大小於其前故愚好自用章及三重章言道之小而德在其中仲尼章兼包道德大小而言其下至聖至誠二章言德之大而包道在其中也又此兩節皆言聖人之德故前節之首言誠後節之首言聖人其大旨一也

卒章自為第五節

學者問曰中庸一書朱子分為四節饒氏分為六節今子以為総論大旨則為三節而細分為五其詳可得聞乎曰愚非敢僭為他說以求異於先哲也但合二說從其尤長者爾故自首章至十一章為第一節自費隱章至哀公問政章為第二節而誠明章為第三節之首者當從朱子其論天道人道至二十六章而往大哉聖人之道章別為一

節之首者當從饒氏既已僭着其說於前矣竊意前二節以道言而皆極於孔子之聖君子之宗學也故皆以其踐履而推行者言之故學者之功爲多焉後二節以德言而必極於聖人之天盛德之極致也故皆以其充積而着現者言之聖人之事爲多焉言道則必極於聖言德則必極於天故第一節言中庸而以智仁勇推之極於遯世不悔之聖孔子之事也第二節言費隱而以庸言庸行推之至於九經之目孔子之政也言道而至於孔子則君子之學無以復加矣第三節言誠明而以天道人道推之極於純亦不已之天聖人與天同德也第四節言至德至道而以小大推之極於浩浩其天之德聖人與天無間也言德而至於天聖人之德無以復加矣由是而觀則自首章至三十二章總論大旨則不過言道言德而細論立言之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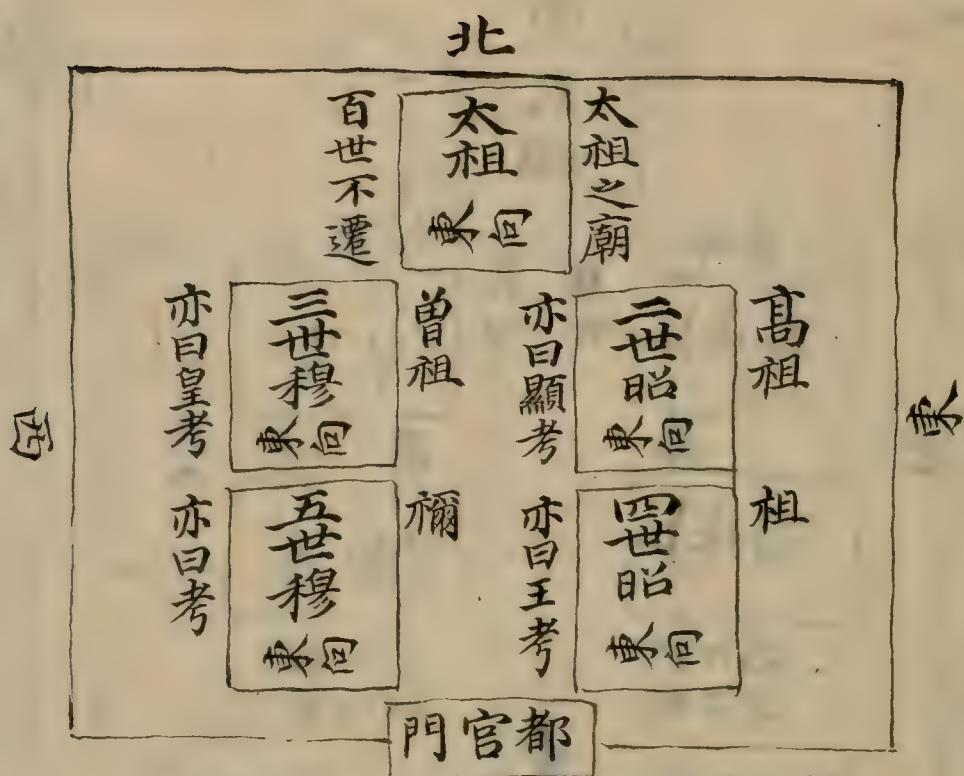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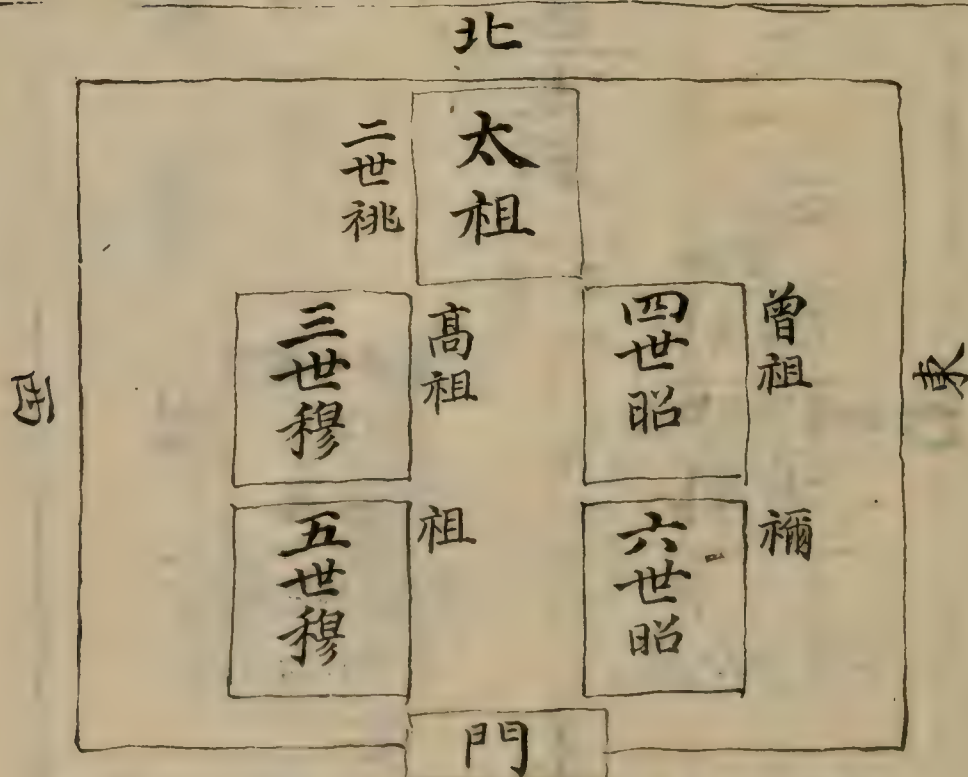
當分為四節者甚曉然矣饒氏以為言誠而分天道人道自哀公問政章始自當為論誠諸章之首似亦得矣然章句所謂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者誠為確論中庸以天與孔子作摸範故終始言天亦終始言仲尼今言舜文武周公而不以孔子繼之則非子思子終始標仲尼之意矣以此書後章祖述憲章之言及語孟之終歷叙堯舜禹湯文武而必繼以孔子者觀之可見矣況此書每節更端之言皆是子思子之自言其下乃引孔子之言不應中間一節獨用孔子之語以更端也饒氏以為語意更端者何哉且言誠而分天道人道雖自此章而始然誠明章乃承此章夫子之意而立言以更端故又兼以天道人道而言其下諸章始分而言之若以哀公問政為更端之首則次章當言天道又其次章當言

人道不必再無擧而疊言之然後分而言之也大抵此書每節雖是更端然亦必承前章而立言故第一節終以君子而第二節承之首言君子之道第三節終以文王而第四節承之首言聖人之道則第二節之終言誠而分天道人道第三節承之首言誠明而兼天道人道者又何疑哉必若區分不相交涉則言誠始見於鬼神章智仁勇始見於第一節而詳於哀公問政又將何以分屬歟但謂言天道人道至二十六章而住自大哉聖人之道章別為一節誠為朱子忠臣矣至以大德小德分言者李氏非之而以至德至道言之然饒氏以小大言者得之而以為小德大德則未安李氏以至德至道言者得之而遺其小大則未備故又必合二說而言之然後其意始備矣後生末學妄議先賢狂僭之罪無所逃避然饒氏嘗為朱子忠臣故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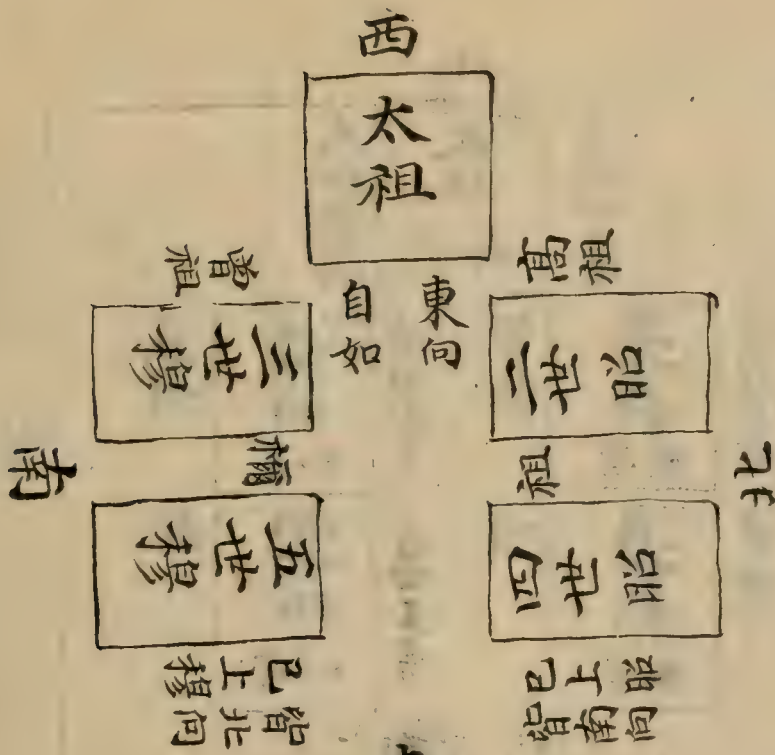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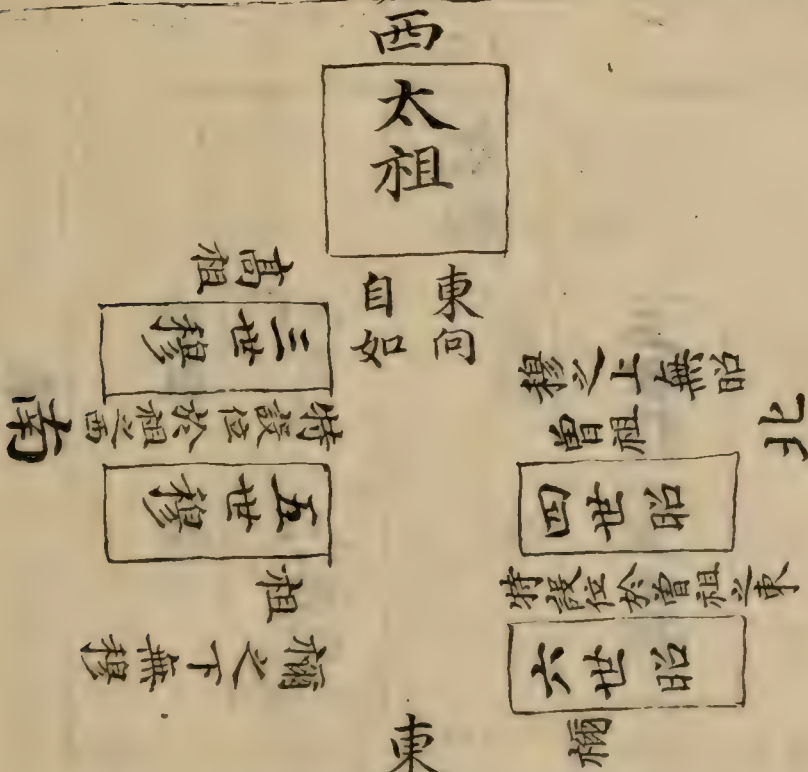
亦頗為饒氏之忠臣幸諸同志恕其罪而教其不逮可也
曰子以首章命性道教為前二節之首二十一章誠明性
教為後二節之首所言比類可謂似矣然首章一篇之體
要其意當不止於第一節而已也故饒氏別為第一大節
以視其無所不包之意今子不之從而但為第一節之首
者何也曰首章之意雖無所不包然其下十章皆論中庸
以釋首章之意至費隱章又別更端則不得不以首章冠
於其下十章也若分首章以為一節以第二章又為一節
之首則非每節子思子自言更端之例也又不可以釋首
章之意者自別為首也且首章雖為此節之首其意亦無
所不包猶大學明明德雖并列為三綱而無所不統也曰
第一節言中庸以德行言第二節以庸德推之則前二節
似以德言第三節言至誠之道第四節言大哉聖人之道

則後二節似以道言且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之言觀之則修德而後凝道也今子乃謂前二節言道後二節言德何也曰德者得於本然之體而道則當行之用德者得於踐履之宗而道則所履之事也前二節言道而必以德先之者所以明由其有是德而後有是道也後二節言德而必以道言之者明由其有是道而知有是德也若以學者言之則入道而後積德造道而後成德也以成德言則有是至德故能凝是至道也前二節多主學者言故以道言後二節多主聖人言故以德言此書大旨始由躰而達用終由用而歸體故前則言德而明其道後則言道而明其德卒章又總一篇大旨而歷言之故始言入德中言為學之道終之以不顯之德其立言之序亦可見矣然章句以為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實

非有二物也可謂盡矣

諸侯昭穆五廟都宮之圖

北
太祖 東向
百世不遷
太祖之廟
二世昭 東向
三世穆 東向
高祖
曾祖
亦曰顯考
亦曰皇考
四世昭 東向
五世穆 東向
祖
禰
亦曰王考
亦曰考
西
東
都宮門
此六世之君主祭之南廟
北
太祖
二世祧
三世穆
四世昭
五世穆
六世昭
曾祖
高祖
祖
禰
西
東
門
此七世之君主祭之南廟餘皆以此遞遷

時祫之圖

西
太祖
東向自如
曾祖
二世昭
三世穆
禰
四世昭
五世穆
皆北向已上穆
北
南
東
此六世之君主祭之祫
西
太祖
東向自如
高祖
三世穆
特設位於祖之西
四世昭
五世穆
禰之下無穆
六世昭
禰
北
南
東
此七世之君主祭之祫

一室之圖

廟皆南向而主必東向者主居於奧故也

愚按昭穆之説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學者猶不能察故爲此畧以示大略若夫廟皆南向而主必東向者學者又不能知其義故今僭爲一室圖以附焉

二世之祧毀當藏於東夾室而或問以爲藏於西夾室蓋東尊而在太祖之前故避而藏於太祖之後歟雖在西夾亦當以昭穆陳之

學者問曰自古聖人制爲宗廟祭祀之禮以序昭穆非無饗之者而苟爲是禮也此書言大舜武王之孝皆曰宗廟饗之亦非無饗之者而苟爲是言也朱子於十六十七二章或問深非不亡者存之語以爲非吾儒之所宜言是則既死之後陰陽氣散精神魂魄無有存者然則所謂祭而饗之者何物也曰難言也人物之生其始也氣聚而成形其終也氣散而形潰人與禽獸草木皆一也天地之化往

者息来者繼非將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故及其終也陰陽既判魂升魄降則其氣皆散無復有物非有精魄滯而不化在於冥漠之中有如老氏之所謂不亡者也然是氣也雖在天地亦皆本於祖父之身而傳在於我則祖父雖已往而其氣之在我者未嘗息也猶草木之宗全得其氣故雖其根株枯朽澌盡而其宗之種各以類而生成自其根株至其宗之種而生者其氣未嘗絶也若其宗之腐敗則氣已絶而復不生矣故人以無後爲大者祖父之氣自是而絶不復能祀故也吾身之氣即祖父之氣故吾致誠敬以祭之則神交氣感而斯有饗之者也氣之所存即神之所存誠之所至即神之所至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此也意者古人尸必以孫者亦以其氣之所存而感之易歟傳曰神不歆非其類者蓋祭他人

則自與吾身之氣不相干故神不感之也是則祖父之神不在外而在我之身則体物而不可遺者可知而所以持其身者不容於不謹報其身者不容於不誠矣吾能報本而自能受福者亦猶草木培養根本而花果繁茂也然吾身之位有高下則氣之所及有廣狹故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大夫祭三代適士祭二廟而庶人只祭其父聖人之制尚何疑乎曰古之書傳言鬼怪之事有如伯有之為者多矣子産因有用物精多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之說是皆不足信歟曰是亦氣之 者也氣之聚者厚則散之者遲亦不可謂無是理也且其言曰用物也弘聚精也多曰其族之大所憑厚矣則其氣所憑而存者亦可見矣豈徒滯於冥漠亦豈憑於非類哉若其變怪之或有者皆其氣之不得其正者甭非鬼神之常理也終亦

必無而已矣

語孟大旨

愚按論語之書敦乎仁渾然如春天孟子之書嚴於義凛然如秋氣盖如孔子荅齊景公之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言理之當然者肎然其循理之利不循理之害隐然自現於言外孟子之告梁恵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而推其求利之害至於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則已足矣又推其害至於不奪不厭之言而後已也一節深一節盡言無餘讀之凛然有不可犯者其他立言皆倣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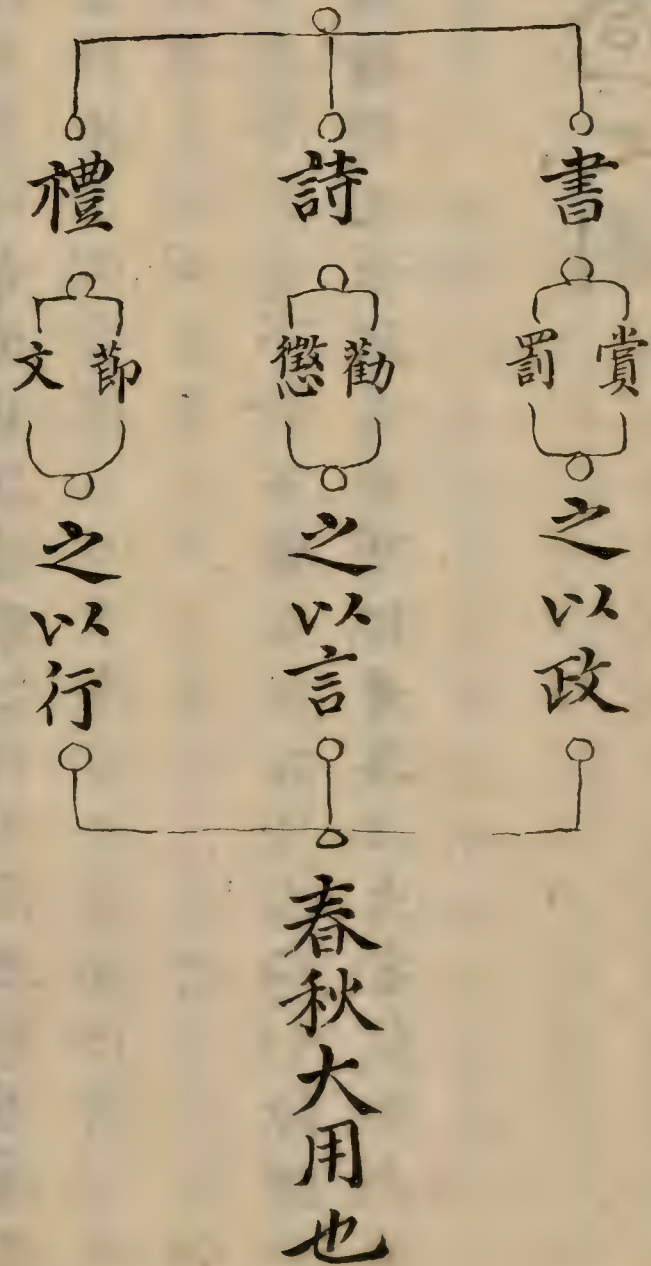
五經體用合一之圖

易全體也

書 賞罰 之以政

詩 勸懲 之以言

禮 節文 之以行

春秋大用也

愚按易五經之全躰也春秋五經之大用也書以道政事詩以言性情禮以謹節文雖各專其一事而易春秋之体用亦各無所不備焉嗚呼大哉聖人五經之全体而五經聖人之大用也易者道在天地而聖人体之春秋者道在聖人而天地不能遠者也故河出圖而易畫春秋作而麟至也

五經各分體用之圖

易
- 全體：理　在天地者
- 大用：道　在聖人者

書
- 全體：欽　聖人敬天之心
- 大用：中　聖人經世之法

詩
- 全體：思無邪
- 大用：感發善心懲創逸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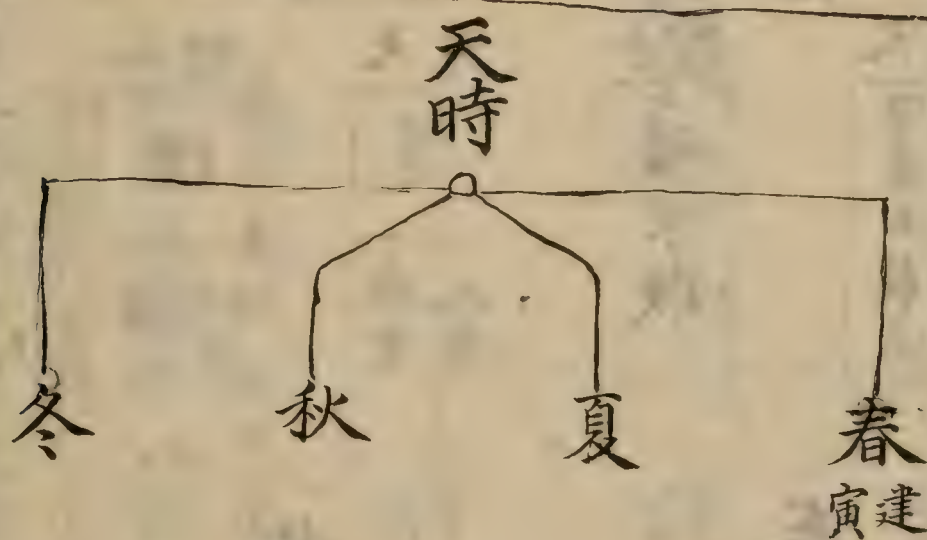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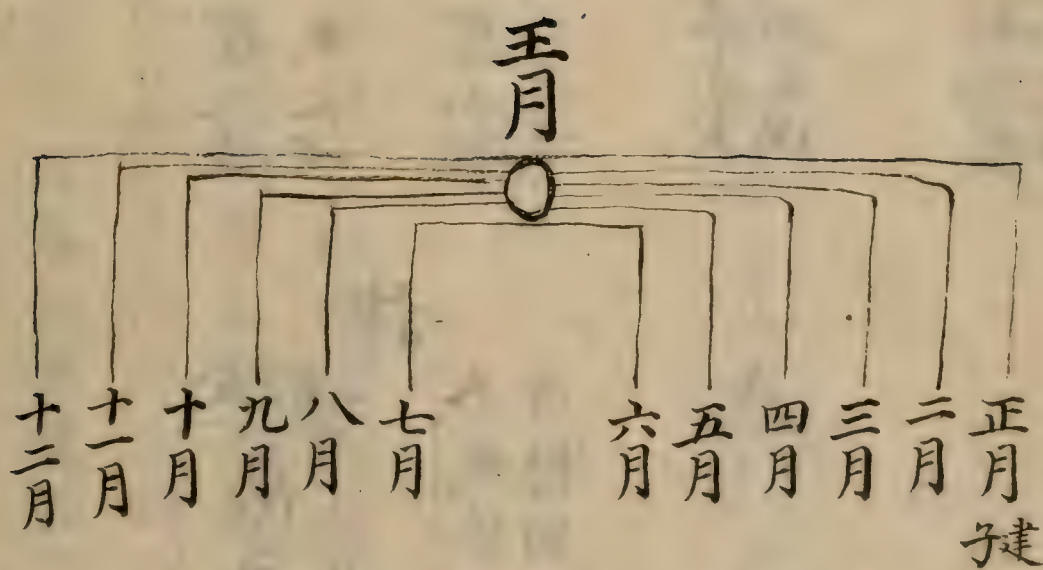
禮
- 全體：毋不敬
- 大用：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企而及

春秋
- 全體：道　本乎天地之理
- 大用：權　行於聖人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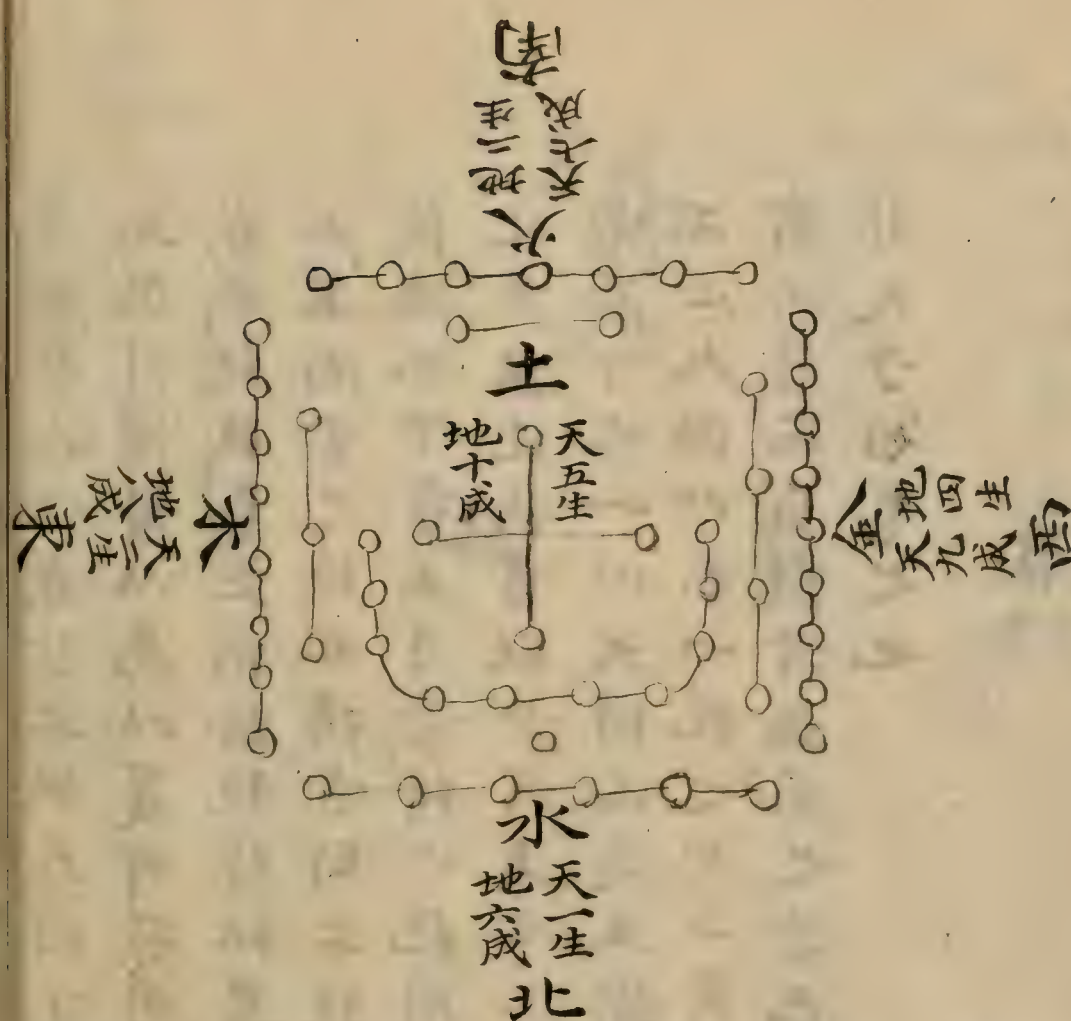
天時

上叙天時

冬 秋 夏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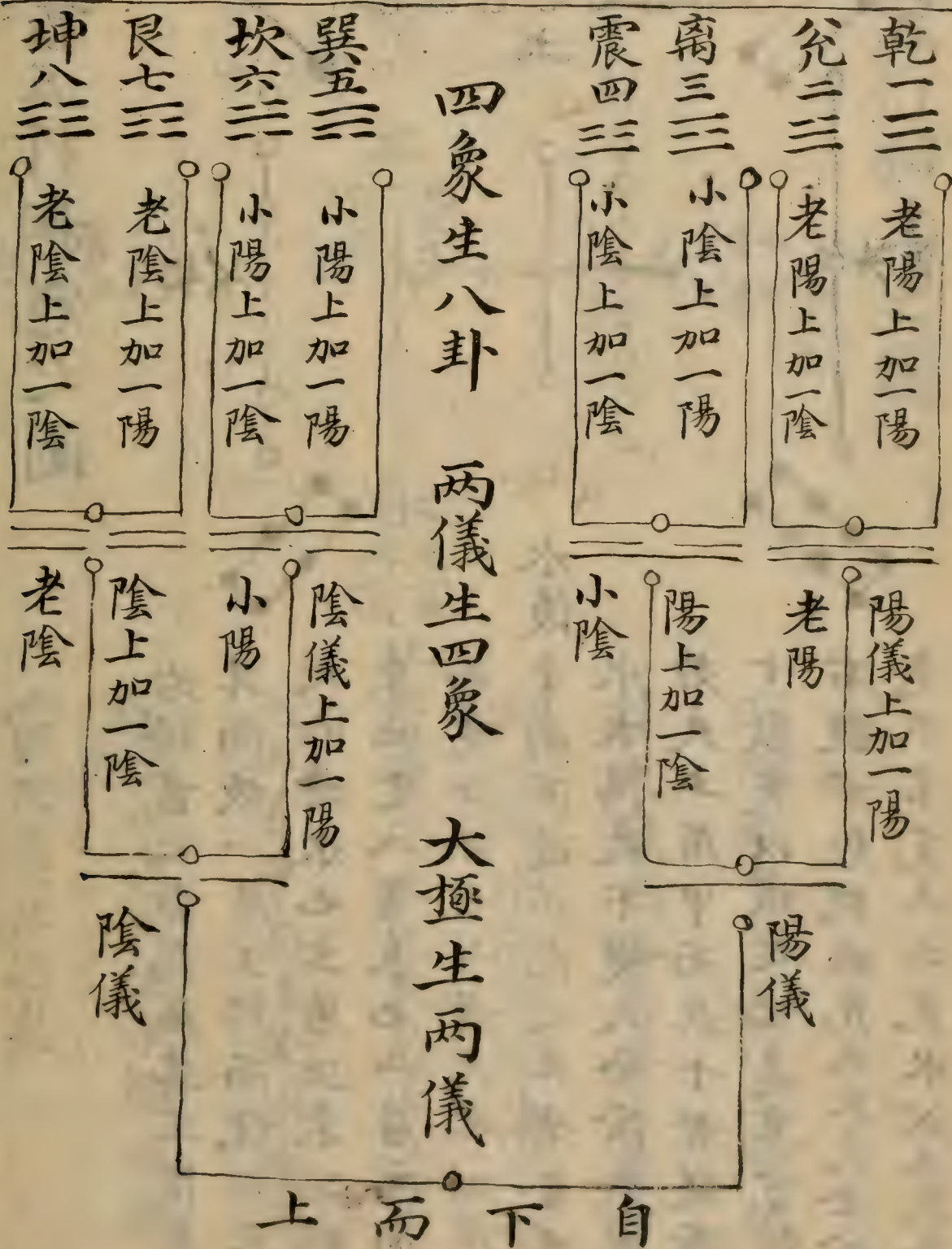
寅建

下書王月

愚按聖人作春秋上叙天時下書王月其立文連書曰春王正月傳者以為以夏時冠周月學者不察或疑以冬為春或疑改易正朔論說紛紜莫之能定是蓋竪看合春與王正而言之故也横看則上叙天時者所以行夏之時垂後法也下書王月者所以紀周之正尊時王也天時非王之所能先故可叙於其上也王月非己之所能改故必書於其下也一以天時而定王制以立萬世之法一以王月而正人倫以示一統之大二義并行而不相悖者也若夫書王月而易數者豳風之詩已有一之日二之日之說亦非夫子始易之也

河圖五行相生之圖

右河圖之數五行生數統其成數而各居其方左旋相生故水居北而生木木居東而生火火居南而生土土居中而生金金居西而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無窮而造化行矣

洛書五行相剋之圖

右洛書之數陽居其正陰居其偏故一居正北而統西北之六者水也三居正東而統東北之八者木也二居西南而連正西之七者火也四居東南而連正南之九者金也水木陽故不變火金陰故變若夫土居中而無十者縱橫十數夾以成之也是其方位右旋相剋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又克火

大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之圖

右於八卦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四畫者凡十六十六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五畫者凡三十二三十二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六畫者凡六十四而成外卦也故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乾之上加乾兌离震巽坎艮坤而成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等卦自兌以下皆倣此無非以一陽一陰而交錯也

先天方位圓圖

圓者動而為天流行之象也

先天方位圖

乾兊離震　坤　巽坎艮坤

乾兊離震　艮　巽坎艮坤

乾兊離震　坎　巽坎艮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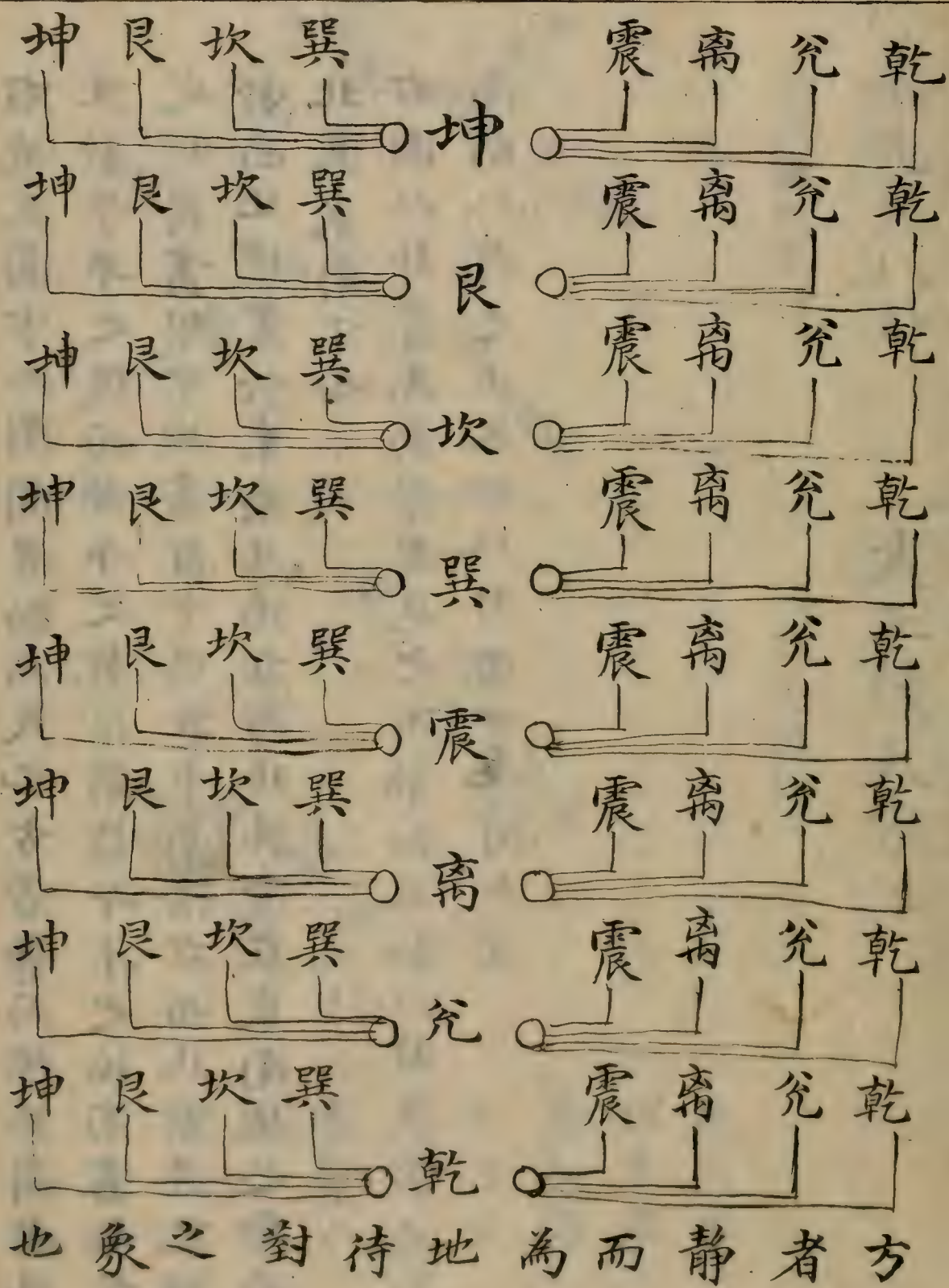
乾兊離震　巽　巽坎艮坤

乾兊離震　震　巽坎艮坤

乾兊離震　離　巽坎艮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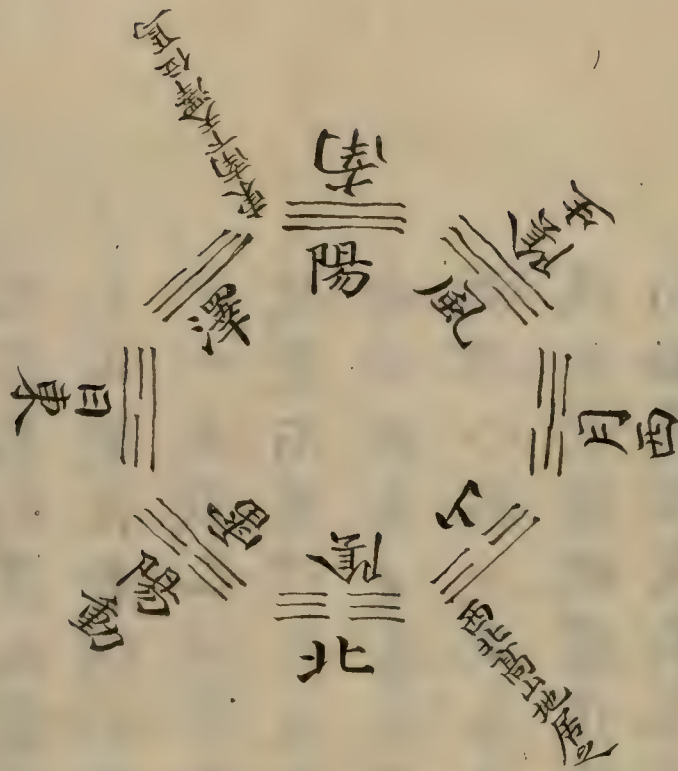
乾兊離震　兊　巽坎艮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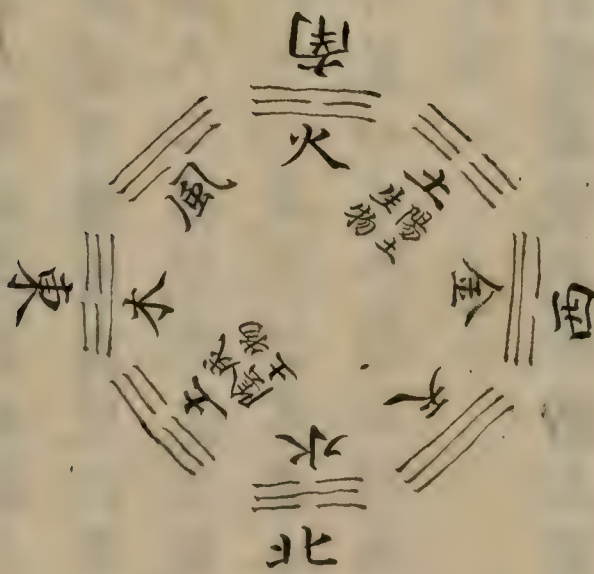
乾兊離震　乾　巽坎艮坤

方者靜而為地待對之象也

右先天圓方二圖圓者動而天也方者静而地也圓者陽生於子半之復而極午之乾陰萌於午半之姤而盡於子之坤离盡卯中坎盡酉中陽在東南陰在西北方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西北其陰在東南地之勢西北高東南下也

右圖以卦畫爲圖學者見之不能知也今以卦名書而爲圖則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一見可知矣

伏羲先天八卦

天地之定位

文王後天方位

造化之流行

先天天理未露聖人開之後天天理已露聖人用之故後天方位八用之轂也

先天方位乾南坤北离東坎西則天南地北日東月西也兊居東南澤也震居東北雷也巽居西南為風艮居西北為山數往者順知来者逆自震歷离兊而至乾其數四三二一是数已往者也如人已往從後追之故為順自巽歷坎艮而至坤其數五六七八是知將来者也如人来至而迎之故為逆易之生卦乾一兊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次故易皆逆數也

後天方位坎居北為水震居東為木离居南為火兊居西為金艮土夾東北之水木坤土夾南西之火金而寄旺焉乾居西北而統終始終而復始乾行也巽居東南而鼓動焉所以長之也故先天天地之定位後天造化之流行也然先天陽動東北而盛於南陰生西南而盡於北亦流行之象也後天水北火南木東金西亦待對之位也或曰說

卦以為成言乎艮者萬物所成終而成始也今子以為乾統終始無乃戾於聖言歟曰說卦之言主生物之方位而言也故今以艮為陽中之土而主生物者此也若夫乾天也固無所不統而五行生序水為居其先而後生木生火生土生金而終焉乾居西北者所以終金而復生水也天不生水造化息矣區區妄意如此其餘亦多附會觀者幸恕之

陰陽六九為老之圖

天圓

天圓分三陽奇故各一奇而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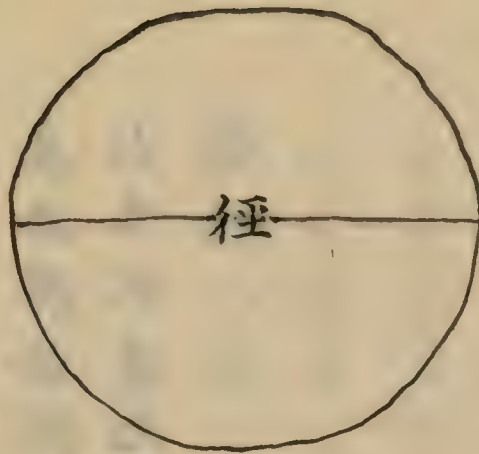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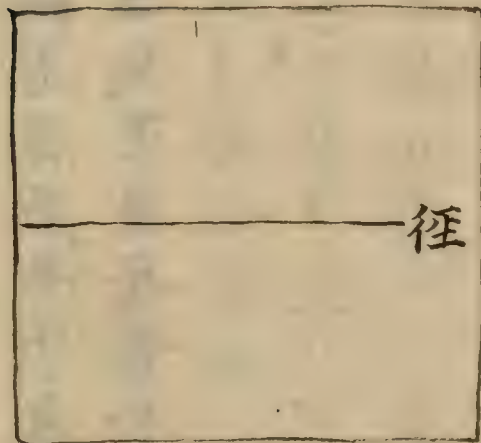
徑

為陽

地方

地方分四陰偶故合二為一則為二偶而用半

徑

為陰

說卦傳曰叅天兩地而倚數言天圓而地方圓者經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三用其全叅其天而為三三三為九老陽數也方者徑一而圍四四合為二偶故四用其半兩其地而為二三二為六老陰數也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之策三變之末餘三奇則三三而九為老陽餘三偶則三二而六為老陰兩二一三則七而為小陽兩三一二則八而為小陰

天地生成之數

積生數之陽一三五為九老陽
積生數之陰二四為六老陰
積一三四為八陽多陰少為少陰
積一二四為七陰多陽少為少陽

陽居左而無陰故自一至七為少陽至九為老陽陽饒故自左進而極於九

陰居右而不得無陽故自十至八為少陰至六為老陰陰乏故自右退而窮於六

陽自左而右陰自右而左者觀朝夕之影亦可見矣

河圖中宮之數

以五與十分為陰陽

得九為老陽
餘六為老陰

得七為少陽
餘八為少陰

愚按陰陽之數六九為老者參天兩地而倚數故揲蓍之數三變之後餘三奇則三三而九餘三偶則三二而六者此其本也其數之變無所往而不合故先儒之說有以生成之數言者則積一三五為九積二四為六也有以河圖中宮之數言則得九為老陽而餘六為老陰也其變雖多而其為數則一故無所往而不合是其造化之妙也今亦妄謂三其天而得三兩其地而得二者倚數之本也然必疊三者備三才之道故三三而九三二

而六也又陽得以兼陰故陽全用三而二三爲六三三爲九陰不得兼陽故陰半用二而二二爲四三二爲六陽居左統生成而兼陰故自生數之一至成數之七爲小陽至成數之九爲老陽猶人之數生齒齒多者爲老也陰居右屬乎左而不得兼陽故自十至八爲小陰至六爲老陰猶人之序生齒齒多者居先故以十爲首而數之也然又謂六爲老者先生爲老六之生先於八也

洪範九疇天人合一圖上

天
人
天之所以生物
人之所以得乎天
人之所以
天之所以視乎
一五行
水 火 木 金 土
本之
二五事
貌 言 視 聽 思
敬用
言敬所
以身
三八政
食 貨 祀 司空 司徒 司寇 賓 師
農用
言農所
以厚生
四五紀
協用
言協所
五皇極
皇極
所立
人君立標準合天人而一之
繼天道
立人極
皇極
所行
六三德
正直 剛克 柔克
乂用
言乂所
以治民
治之所以應變
七稽疑
雨 霽 蒙 驛 克 貞 悔
明用
言明所
以辨惑
以人而聽於天
八庶徵
雨 暘 燠 寒
九五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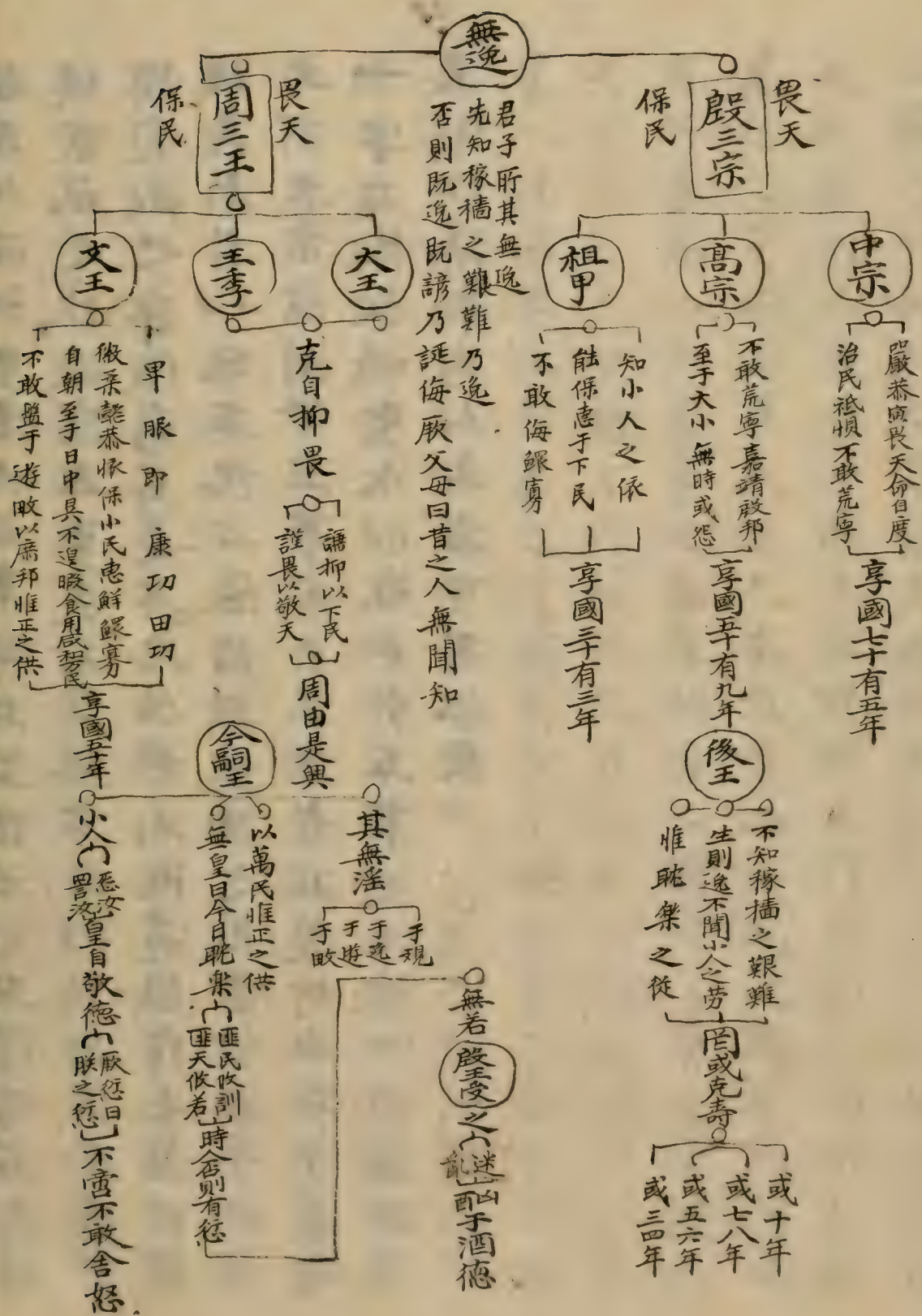
洪範九疇天人合一圖下

天
庶徵
人
五行
風 寒 燠 暘 雨
五事失咎徵應
五事得休徵應
敬用
不敬
五事
本之五行
驗之庶徵
土 金 木 火 水
在人為五事
在天為五行
五事推庶徵天人通
思土
聽金
視木
言火
貌水
五事參五行天人合
皇極
曰
不敬五事
敬五事
曰
蒙 急 豫 僭 狂
皇極不建
皇極建
睿 聰 明 從 恭
惡
雖少而可畏故惡少
恒
作
善
必積而後成故善多
聖 謀 哲 乂 肅
時
風若 寒若 燠若 暘若 雨若
五紀不協
八政不厚
五紀協
八政厚
風若 寒若 燠若 暘若 雨若
咎徵
休徵
三德不乂
稽疑不明
三德乂
稽疑明
極備凶
極無凶
威六極
嚮五福
五者其敘
庶草蕃蕪

洪範九疇天人之道備矣五行者天之所以生物之始在
天道莫大焉故居一而為首既有五行萬物生焉則人者
萬物之靈而五事人道之本故居二而為次既有人則必
有所事而八政者事之最急故居三欲修人事又當騐於
天道而曆象授時不可緩也故五紀居四順五行敬五事
厚八政恊五紀人君之道備焉故皇極居五而當中皇極
者繼天道而立人極為四方之標準萬民之取法者也人
君之治酬酢萬變其用不同而皆歸於中正故三德次皇
極而居六事之可疑當聽於天故稽疑居七治有得失則
徵有休咎所當推天而省已故庶徵居八得失休咎之徵
不惟現於天象而善惡吉凶之應終必及於吾身故福極
居九而終焉人君治天下之大典未有加於此者也然疇
雖有九而樞要有三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而皇極者

合天人而一之者也五事得而皇極立則五行順而雨暘燠寒風之休徵應五事失而皇極不立則五行汩而雨暘燠寒風之咎徵應焉是其天人相爲流通感應之道可謂明矣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用亦皆在乎極之立不立爾然則修五事而立皇極者其道何由在乎敬之一字而已敘疇聖人以敬加於五事之上所以示萬世人主以心法也爲人主者可不念哉

無逸之圖

無逸
殷三宗
畏天
保民
中宗
高宗
祖甲
享國七十有五年
享國五十有九年
享國三十有三年
周三王
文王
王季
大王
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否則既逸既誕乃誕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克自抑畏
周由是興
享國五十年
其無淫
于觀
于逸
于遊
于田
後王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惟耽樂之從
罔或克壽
或十年
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
或三四年

無逸一書所以戒人主逸怠也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由祖宗勤儉以興盛由子孫逸怠以覆亡故周之成王幼沖即位周公恐其逸怠而作是書以戒之首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爲言者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千有餘年至文王之即田功皆以勤儉不怠爲家法故能興盛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即成王之所當先知者也又况稼穡人食之本小民勤於畎畝終歲勞苦以奉君上而人君生長深宮不知其艱不恤其民驕侈淫逸傲然自肆小則損壽以喪身大則亡國而絶祀者世世公患是則萬世人主之所當先知者也故周公首言稼穡之艱難然後擧殷三宗畏天保民而享國之久者所以勸而慕之也次言後王逸豫耽樂而罔或克壽者所以戒而警之也又言大王王季文王者所以法祖宗之勤儉也上畏天命下保小民遠鑑

前古之興亡近法祖宗之勤儉以嗣王之所當体念也周公愛君之心誠且切故告君之言詳且備終之以皇自敬德之一言敬者畏天保民鑑古法祖之要而無逸之宗心也三宗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大王王季之抑畏文王之懿恭皆此敬也敬則無逸而壽不敬則反是厥後成王爲周令王享國三十有七年其有得於周公之訓欤後世人主可不敬哉

入學圖說陽村先生爲初學而作也其圖祖濂溪太極圖其蒙意則本程朱格言而天人心性之馴點畫分釋之精誠初學之指南也至論四書之節次經要五經之全體大用亦可班班易曉寒鄉後進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其於性命之學可謂思過半矣予於丙子秋来守晋陽因學者見寫本嘆其精到命工繡梓思與諸承學共之於戲初學之士知先生開示之旨而有得焉則今此刊行豈無小補云時洪武三十年丁丑二月初吉嘉善大夫晋陽大都護府使兼管内勸農兵馬團練使金(爾音)敬跋

右入學圖說前集跋乃觀察金公爾音所著也洪熙乙巳通附後集有卞春亭之跋而公

之跋脫焉今刋蜀謊于滎郡公乃滎之名考
而跋其錫類之言也慕其人而惜其言之逸
豈但鄉情之所獨偏諒亦心性之所同共之
也因并錄之　　丁未重校

十二月卦之圖

立冬
十月建亥
小雪

大雪
十一月建子
冬至 一陽生

小寒
十二月建丑
大寒

立春
正月建寅
雨水

驚蟄
二月建卯
春分

清明
三月建辰
穀雨

立夏
四月建巳
小滿

芒種
五月建午
夏至 一陰生

小暑
六月建未
大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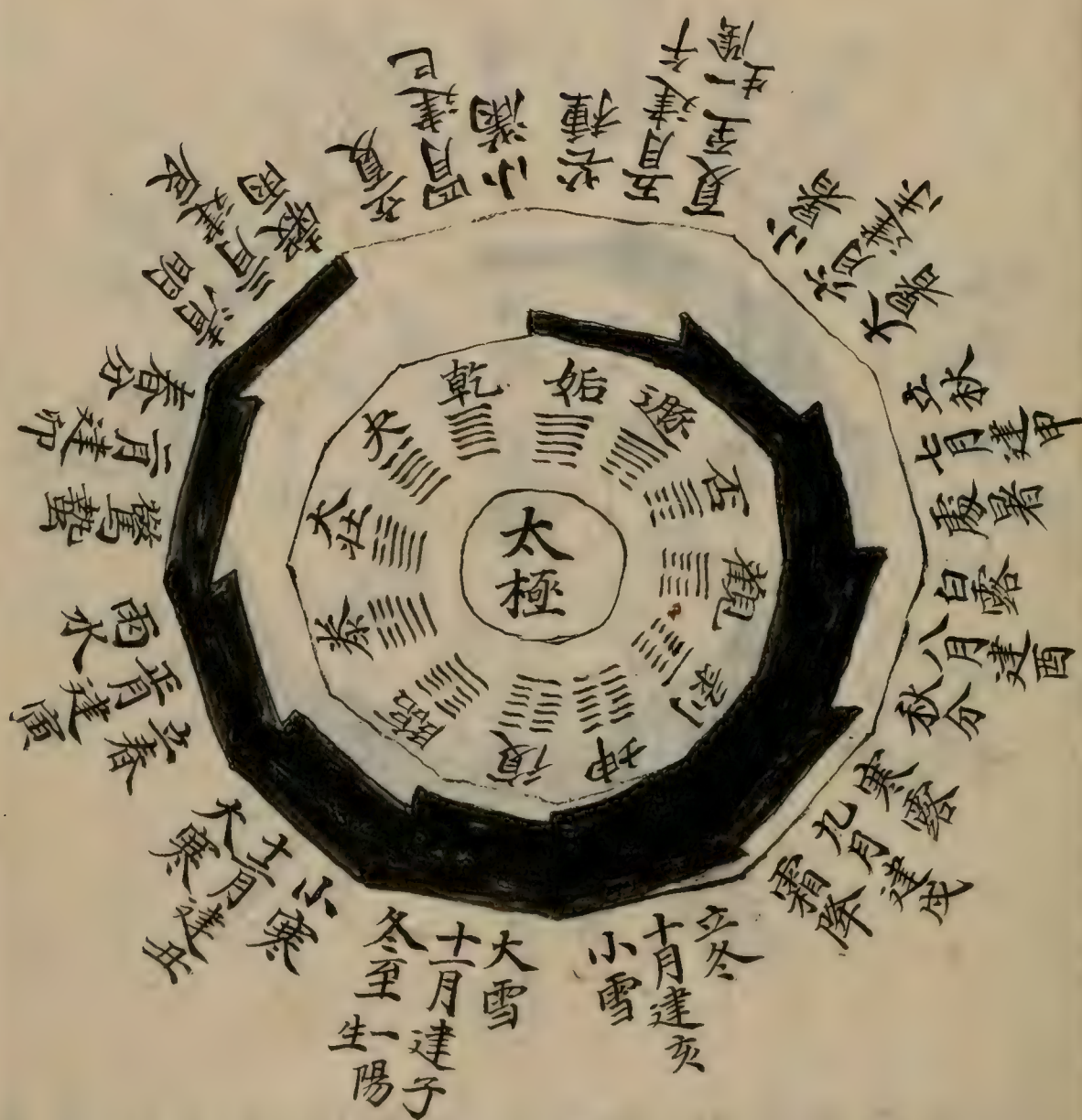
立秋
七月建申
處暑

白露
八月建酉
秋分

寒露
九月建戌
霜降

剝之上九一爻之陽雖極於九月而其餘分至十月小雪而盡又有一分之陽即於此日始生於下浸長而為十一月之復故坤雖純陰未嘗無陽謂十月為陽月者此也

右復姤陰陽出入消長之幾也三峰鄭公嘗作此圖以示學者但以剝之上九餘分之陽自上而下貫穿純坤之下接於復卦初九之陽以示十月雖純陰而未嘗一日無陽之意可謂精矣然學者不察以爲陽之初生自上而下又疑純坤之陰非自姤而長者故今爲此圖將剝之餘分極於坤上而復之一分即生於下以示陽之方極於上而即生於下亦未嘗一日一刻之無陽也觀者詳之

十二月卦之圖

右前十二月卦圖即皇極經世一元消長作一朞為圖而卦畫及圖與易相反初學疑之今依先天圓圖考定如左以備參攷

嘉靖丁未鵬月日　重校

十二月卦之圖

太極

復 臨 泰 大壯 夬 乾 姤 遯 否 觀 剝 坤

十一月建子 大雪 冬至 一陽生

十二月建丑 小寒 大寒

正月建寅 立春 雨水

二月建卯 驚蟄 春分

三月建辰 清明 穀雨

四月建巳 立夏 小滿

五月建午 芒種 夏至 一陰生

六月建未 小暑 大暑

七月建申 立秋 處暑

八月建酉 白露 秋分

九月建戌 寒露 霜降

十月建亥 立冬 小雪

右前十二月卦即皇極經世一寸消長作一棊為圖而卦畫及圖相反初學疑之右圖內圈由太極而生加一倍而則復之初在外剝之上九得在內今圖圖考定如剝之餘分之陽盡於坤上而復之一分之陽即生於下以備參究

嘉靖丁未臘月日

重校

周天三辰之圖

二十八宿環於外者天之体也十二辰次於內者日月所會及地之方也內一輪旋轉者象天之行也又其內一輪象日月之行也此二輪皆以二十八宿環之者使易知其舍次也

天体二十八宿圓周之外各以十三度分爲二十八次者月行一日之所次也天行一日一周而進一度日行一日一周而還旧次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歷二十八宿又其明日而後与日會故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

昔者聖人南面而理仰觀天文以初昏加午之宿定為中星如仲春星鳥之類是也其星日日漸差而西歷三百六十五日差晚然後又加於午故以其星一日所次之辰為一度以為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月皆左旋天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適一周而已月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與天歷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會月與日二十九日有奇而一會假如日月與天皆從星紀斗初度而起天行今日左旋一周而至二度明日三度又明日四度以次而進日行今日一周而還斗初明日亦還斗初歷三百六十五日然後天行遍過　百六十五度而與日會月行今日不及天十三度而退在於牛明日又退於女歷二十九日然後遍過二十八宿而還於斗以與日會此其大略也就此圖輪轉而觀

可見至於中星閏餘亦可推矣但天無躰只二十八宿為
体既謂天一日過一度則斗亦隨天而進又謂日還斗初
者斗星雖進而斗之方位不移如此圖內輪雖轉而外之
方位不動也所謂日還斗初者指方位而言也又曆家謂
天左旋日月皆右轉蓋將此圖內輪左旋一周而後至牛
又一周而後至女不若由右一轉至牛之為易故不計進
數但從退數然未若天與日月皆左旋而有進退之為備
爾或曰鄒氏書傳音釋纂圖日月正月會寅析木二月會
卯大火三月會辰壽星以次而進是與月立合矣今予此
圖以為正月會亥娵訾二月會戌降婁以次而右何也曰
此本唐孔氏之說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然後日月星辰
行焉是丑之星紀為子半冬至後天與日月初起之次歷
三十日則天行漸差而進丑之星紀進於寅子之玄枵進

於丑而日月會于此者建丑十二月也又歷三十日則星紀進卯玄枵進寅而亥之娵訾進於丑月又會日者建寅正月也餘皆倣此以至九月則會于卯大火之房矣故經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若如纂圖則二月會房與經不合又况如是則天度右旋正月會寅析木之後二月卯之大火退於寅矣若曰日月隨天而進正月會寅二月會卯則日行與天無遲速進退之度日又將生於西矣其不然審矣曰朱子嘗與學者論此以爲且如天與日月皆從角起則日月之會當在角壽星之次今子以爲從斗而起何也曰角者二十八宿之首故朱子姑借此爲説使學者易知爾非其定論也觀其且如二字之意可見矣

一朞生閏之圖

一朞
歲有十二月
月有三十日
故三百六十
日與天會三百六十五日故多五日
天有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一周而已在天不及一度故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
一歲之常數
月與日會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故少五日
一年十二會一會各二十九日有奇九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合得六日有奇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合氣朔而閏生
於一歲常數三百六十之數多五日謂之氣盈
氣盈五日
朔虛五日
於一歲常數三百六十之數少五日謂之朔虛
一歲之閏十日
從天與日會生閏餘
星回于天並後四時定而歲功成焉
從日與月會定晦朔
月有虧盈而弦望晦朔定焉

金氏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
春夏秋冬差

天地竪看之圖

書蔡傳云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其地上現者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二度而已

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天地之間自有六層故易六畫而成卦復姤陰陽消長皆至六位而極愚嘗以為地之上有三層為天其下有三層為地當以內卦為地外卦為天今而思之蓋不然也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則出地上見者有二層入地下者又有二層而地之居中者亦占三層當如中孚卦上下皆二陽爻而中含二爻之陰也故作竪看圖以示上下四層為天而中二層為地也或曰地之下又有天則所謂輕清者上而為天重濁者下而為地其說非歟曰重濁之下若無氣則是其重濁者有何物以承載之乎日月星辰又將何以行於下乎若曰重濁三層之下又有氣焉則天地非但六層而已但上下四方皆陽之動而獨其中間為靜故重濁者得以凝聚於中而成形爾朱子曰其形有涯其氣無窮旨哉言乎

天地橫看之圖

夏至之日出艮入乾北近天中正當地上天中高遠故日長當地而近故氣熱冬至之日出巽入坤南近天陲斜而遠地天陲近故日短斜遠於地故氣寒春秋分南北中故日之長短氣之凉煥亦適中焉夫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自昔聖人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定朞為三百六旬六日之後置閏定時至於星辰進退日月交蝕千歲一日可坐而定豈非善言而有徵乎後世言天不　於此者考驗天象無一可合其妄甚矣

學者問曰書蔡氏傳云冬至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二度而已今子本之作竪看圖則冬至日道去地最近今於橫看之圖以爲冬至日道斜而遠地其說相爲矛盾何也曰蔡傳所謂去地者主天之現於地外者言之也今吾所謂遠地者主人之居於地上者言之也天包地外其空濶遠上下四方彼此如一人居其中莫見涯渚天象下垂若與地接者遠而望之故也冬至之日極遠而南其去天之現於地外者才三十二度而已以其極遠而視故斜而低也是故日月正中當天則近而高朝夕斜則遠而低至如雲氣之浮山嶽之秀凡所望見者莫不皆然近則高遠則低冬至之日斜而低者非其近於地也或曰夏之熱以火旺冬之寒以水旺豈係日之遠近乎夫日陽精也夏陽盛則日進而北近於天中故火旺而熱冬陰盛則日退而南遠於

地上故水旺而寒所謂火旺水旺者即以陰陽進退而言
非有二也

望前生明之圖

明陽也初三日陽生浸長而明始生所謂哉生明也魄陰也陽生則

望後生魄之圖

東

晦 日出

二十九日 月無光在此

日 三十日日月復會

二十八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五更出

二十七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六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五日 月在此 日已出

四更出

二十四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三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下弦 二十二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三更出

二十一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日 月在此 日已出

十九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更出

十八日 月在此 日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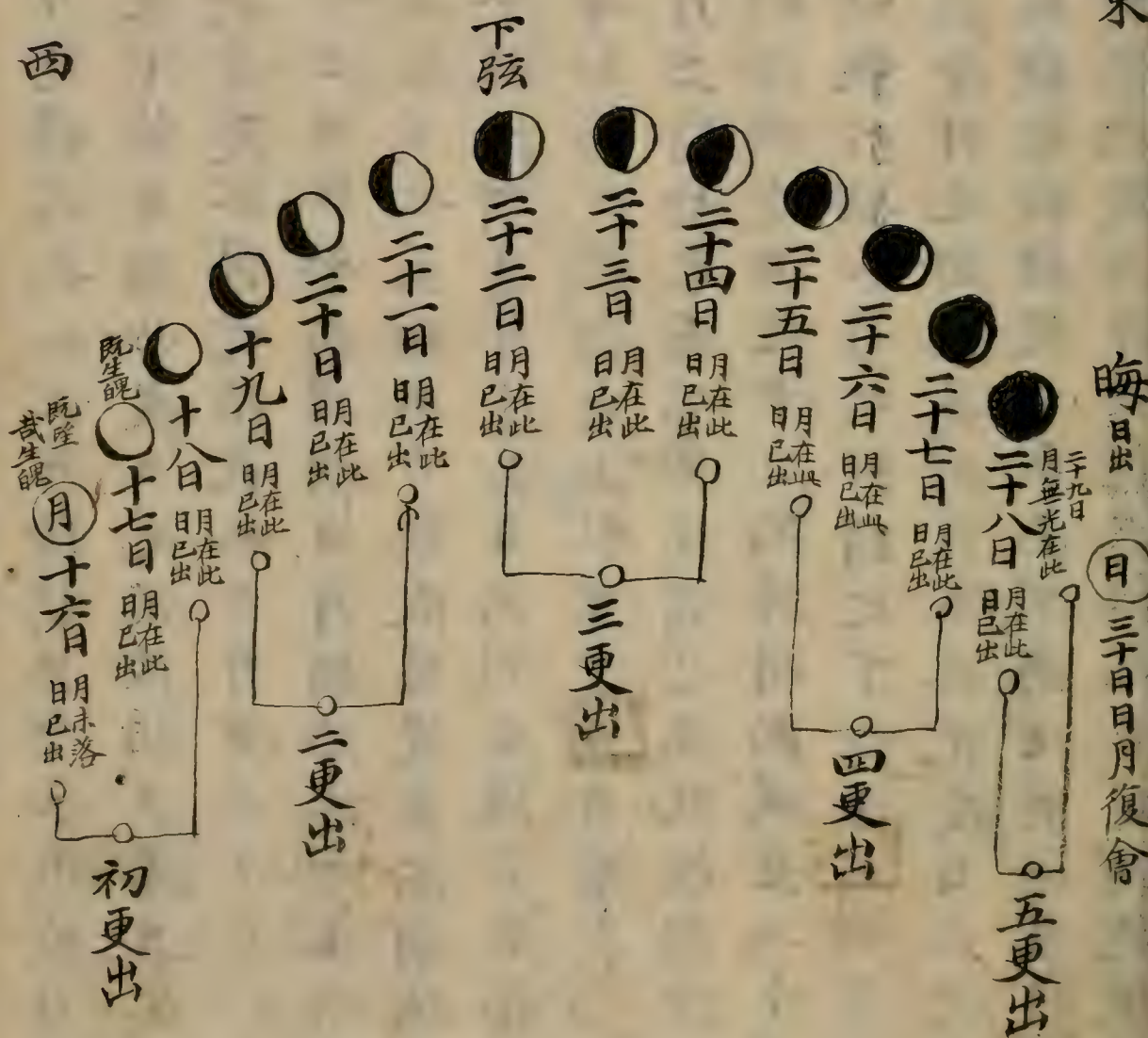
既望魄

十七日 月在此 日已出

既望 哉生魄

月 十六日 月未落 日已出

初更出

西

陰消故朔日陽始生而謂之死魄十六日既望而陰又生謂之生魄

日陽精其光如火月陰精其潔如水故月雖皎潔虛而無光不能自照必受日光而後明生焉其受日光而明有圓缺者隨其陽之消長也日月每三十日一會朔望之後皆十五日既會而朔則日月始離陽方生而微謂之朔者蘇而復生也至初三日然後陽浸長而明始生每一日長一分則陰漸退月遠於日而明生浸多至初七八日其明正半如弓之張謂之上弦至十五日陽長已極其明正滿日月正對於東西而相望謂之望既望則陰又生亦長一分則陰漸進月近於日而其明漸減至二十三四僅存半明以就於缺如弓之弛謂之下弦至三十日陰生已極日月復會月光都盡是則月本無光受日之光隨陽消長以有盈缺也故朔後日在西則明生於西望後日在東則明存於東也或曰月非無光但近日則其光微故晦遠日則其

光盛故明非非也如此則朔後月在西明當生於東望後日在東明當存於西矣其不然審矣

土圭測影之圖

日

夏至日方正午
此四方測影之時

南

明都

八尺之圭

日南影短
南日近故影短

東

暘谷

八尺之圭

日東影夕

夏至之午影已微
斜而東即夕之影

中

洛邑

八尺之圭

日至之影尺有五
寸南北短長之中

西

昧谷

八尺圭

日西影朝

夏至之午影南斜
而西即朝之影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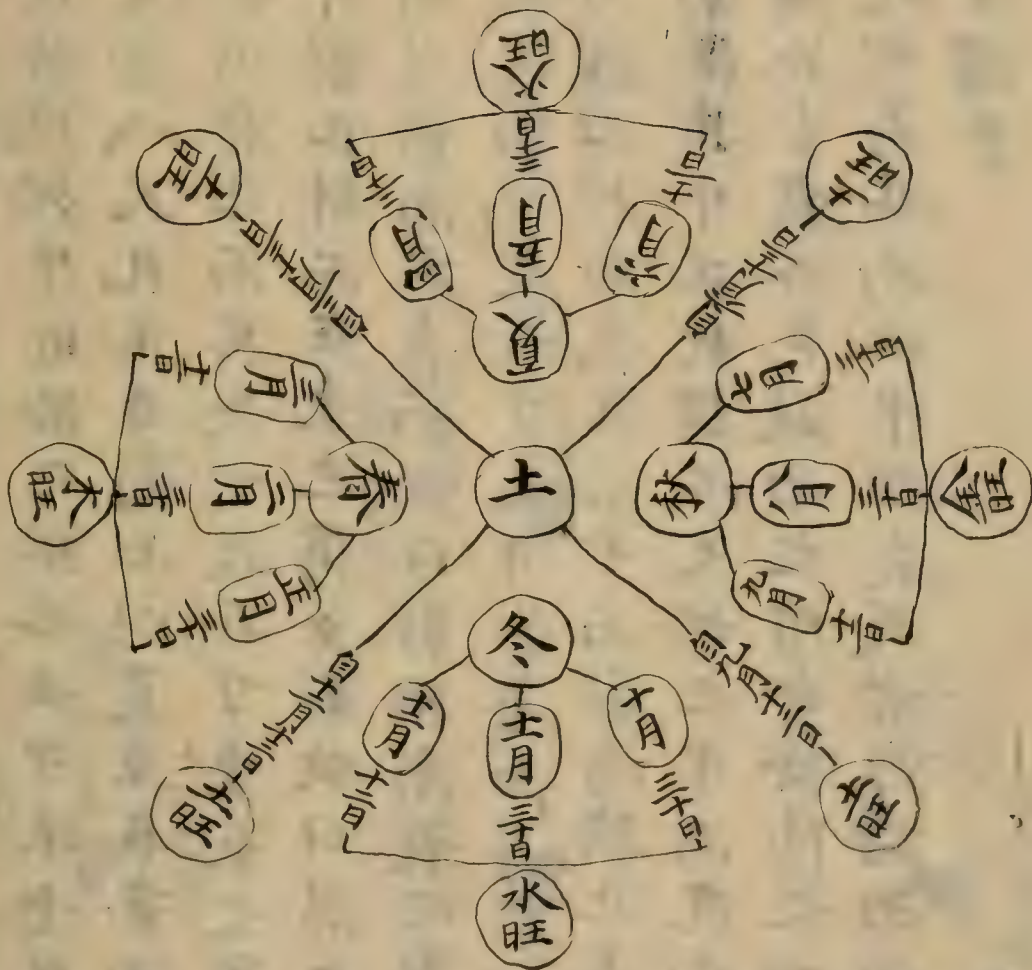
幽都

八尺之圭

日北影長

夏至之午
影在北長

按周禮大司徒測影之法周公置五表測日影中表在潁川陽城地中近洛之地也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各置一表長皆八尺凡正日影必以夏至日晝漏中而測之中表之影正在北而其長一尺五寸東表之影晝漏方中日方正午影已斜而在東巳得夕影故曰影夕西表之影仍得朝時之影尚在表西故曰影朝南表之影只得一尺四寸北表之影一尺六寸盖日影每千里差一寸故東表日方中而影已夕西表日方中而影尚朝北長而南短唯中表之影得其中正故謂之天地之中而况東多陽西多陰南多暑北多寒洛邑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四方道里遠近均焉其為地中信矣或者乃謂西南塞外為地中者何所據乎

土旺四季之圖

五行之氣播於四時春木旺而氣煖夏火旺而氣熱秋金旺而氣凉冬水旺而氣寒土寄旺於四季而其氣冲和木火金水各旺七十二日而土於四季各旺十八日合之亦爲七十二日也五行有以流行之序言者則曰木火土金水皐陶謨之五辰是也有以相克之序言者則曰水火金木土禹謨之六府是也有以生成之序言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洪範之初一是也

律呂隔八相生之圖

黃鍾之長九寸也三分之則各三寸者凡三損其一則爲六寸下生林鍾自黃鍾至林鍾隔八而下生也

已上三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三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三寸爲三分之一

宮 黃鍾十一月

大呂十二月

商 大簇正月

夾鍾二月

角 姑洗三月

仲呂四月

蕤賓五月

損一隔八而下生

徵 林鍾之長六寸也三分之則各二寸者凡三益其一則爲八寸上生大簇林鍾至大簇亦隔八

已上二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二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二寸爲三分之一

林鍾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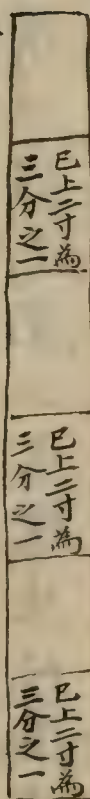
夷則七月

羽 南呂八月

無射九月

應鍾十月

黃鍾

大呂

益一隔八而上生

其長最短四寸有奇

大簇之長八寸也三分之則各二寸六分有奇者凡三損一則爲五寸有奇下生南呂餘倣此

陽律三分其長損一分而生陰呂曰下生陰呂三分其長益一分而生陽律曰上生皆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黃鍾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徵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大簇為商其長八寸唯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其餘九律餘分參差而不齊大簇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至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其變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者隔八相生之序也宮商角徵羽者聲之清濁長短之序也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周而復始以盡其變也

學者問曰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至應鍾而極焉應鍾之長才四寸半而已今子之啚至林鍾而極自

夷則而下又漸差而上歷黃鍾而至大簇則是若林鍾最短而大呂大簇反在黃鍾之上何也曰古之圓圖縱橫旁午學者不能察其損益長短而上下之生也今為此圖但使學者曉然知其損一隔八而下生益一隔八而上生也故自林鍾漸差而上以至大簇非以林鍾最短而夷則以下又漸次而長也

五聲八音之圖

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君之象也其性圓其聲若牛之鳴窌而主合△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其性方其聲若羊離群而主張臣之象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其性直其聲若雞木而主湧民之象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其性明而辨其聲若豕駭而主分事之象也○羽宇也物聚藏而覆宇也其性潤而澤其聲若鳥野而主吐物之象也○金其卦兌其方西其風閶闔其聲舂容其音鏗秋分之氣也

○石其卦乾其方西北其風不周其聲温潤其音辨立冬之氣也○絲其卦离其方南其風景其聲纖徵其音哀夏至之氣也○竹其卦震其方東其風明庶其聲清越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匏其卦艮其方東北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土其卦坤其方西南其風凉其聲函朗其音濁立秋之氣也○革其卦坎其方北其風廣漠其聲豊大其音讙冬至之氣也○木其卦巽其方東南其風清明其聲無餘其音直立夏之氣也

周南篇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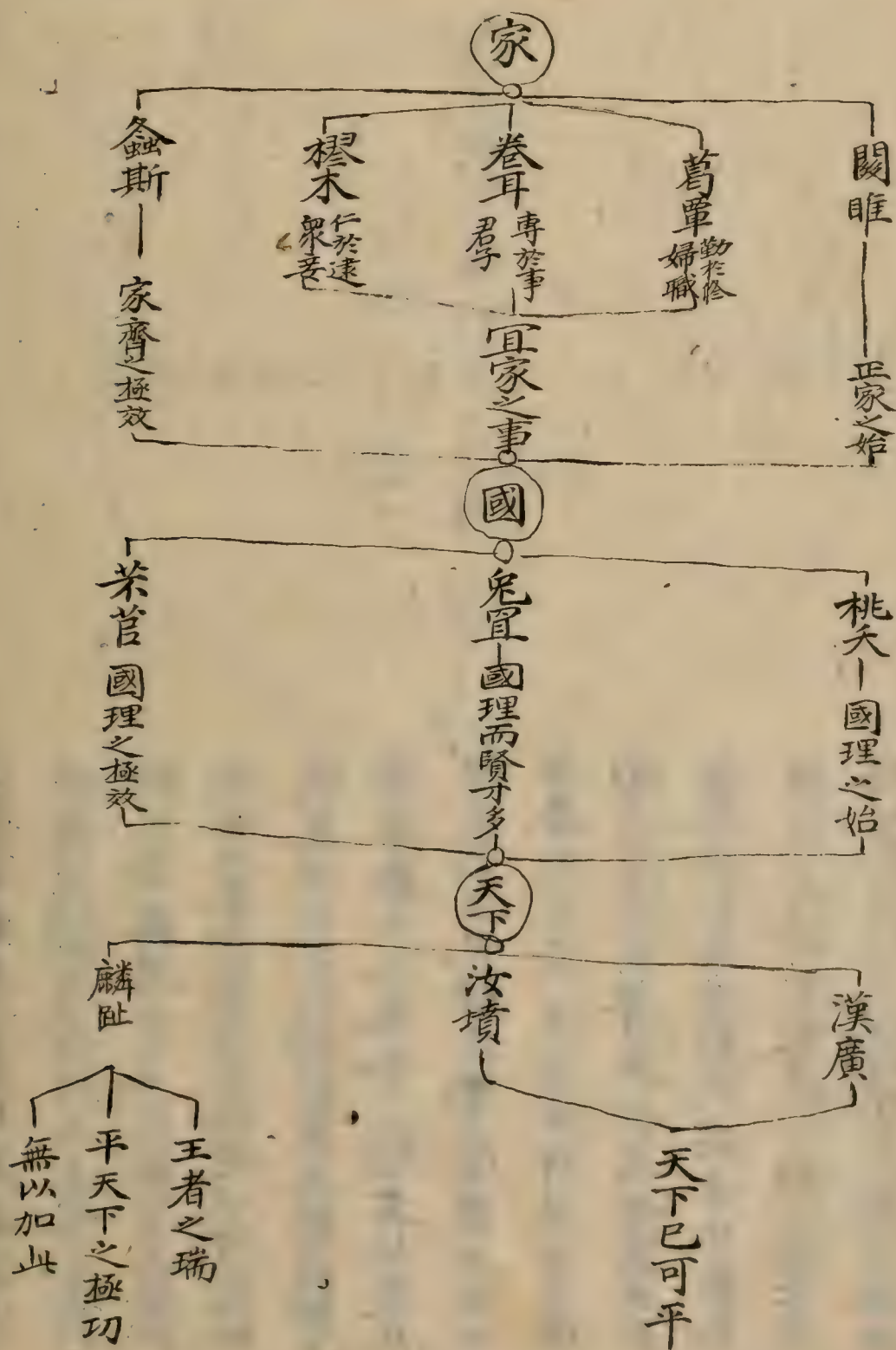
家

- 關雎 — 正家之始
- 葛覃 勤於儉 婦職
- 卷耳 專於事 君子
- 樛木 仁於逮 衆妾
  - 宜家之事
- 螽斯 — 家齊之極效

國

- 桃夭 — 國理之始
- 兎罝 — 國理而賢才多
- 芣苢 — 國理之極效

天下

- 漢廣
- 汝墳
  - 天下已可平
- 麟趾
  - 王者之瑞
  - 平天下之極功
  - 無以加此

周南十一篇當分三節而看關雎正家之始葛覃卷耳樛木宜家之事勤於修婦職專於事君子仁於逮衆妾婦德備而家道正矣螽斯則子孫衆多而福慶及於後世家齊之極效也桃夭國理之始兔罝國已理而賢才多也然關雎淑女但曰君子好逑而已中林武夫既曰公侯好逑又曰公侯腹心可見文王好德不好色之心為此詩者其知文王之心乎芣苢之詩婦人賦其所事以歌之但自形容其胸中之樂而已無一字贊美之詞然亦可見文王之化如天之大舉一世在春風和氣之中所謂王者之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是則國理之極效也漢廣汝墳天下已可平理而麟之趾則王者之瑞應焉聖神功化之極無以復加矣觀其民則王者之民觀其瑞則王者之瑞天與之人歸之而猶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此其所以為至德也大學

言家國天下而以明德爲首觀周南者要當以文王至德爲本也召南篇次大槩與此相類但地有遠近而化有淺深故雖不若周南之盡善然莫不美而令化於善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謹按朱傳周南之說以爲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者蓋謂漢廣汝墳之詩雖作於南國不待南國之貢而先得之國中故附於周南也劉氏適釋以爲得於國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漢廣汝墳二詩則是似編詩者取南國所貢之詩而附之也然則朱傳當曰於得之國中者不應下其字也或曰朱子於周南之終又謂漢廣汝墳以南國之詩附焉似亦以爲編詩者附之也是如何曰二詩雖得國中亦南國之作

當附之南國所貢之中然隨其所得而附之國中者
是亦編詩者附之也但非取南國所貢之中而若是
取於所貢何獨取此二詩乎其說亦不通矣

變風十三國之圖

正風

周南

召南

變風

邶 鄘 衛

邶——終始與周南相反而至於正故居變風之首

鄘 衛——亡而後復懲創思理變有可正之理

王——忘親事讎威令不振而父子君臣之道廢

鄭——男女亂倫

齊——行同鳥獸

魏——晉滅同姓親親之義亡

唐——纂國賂王而上下之分亂

秦——用殉纖良戎狄之俗作偭於中國

陳——宣淫殺諫以至於亡而變風終曹

檜

國小民勞 周公之聖

思理—豳—變而正 變而能正

亂極思理 變可復正

正風人道之得其正也變風人道之失其正也人道之正始於家而其化被於天下人道之變亦始於家而其終不能保其國家故正風首關雎者所以基二南之美化也變風首邶之柏舟者亦舉其家道始變而反於關雎者以見其終之無所不反也故讀柏舟綠衣諸篇則知賢婦不得宜家而與關雎葛覃之正始相反矣讀燕燕則嬖孽殺嫡其與螽斯之子孫衆多和集而處者相反矣觀凱風匏葉之詩則形於國者與桃夭相反矣觀簡兮北門之詩則賢者不得志至有以政事投遺而莫知其艱則其與兎罝野人公侯腹心者相反矣擊鼓北風等篇則人民怨思氣象愁慘其與芣苢之和樂相反矣式微旄丘之詩則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況望及於天下乎其與化被漢廣汝墳相反矣及觀二子乘舟則父子兄弟至於相殘天理泯人道滅而至於禽獸終爲狄所滅其與

振振麟趾爲王者之瑞者相反矣故以是終焉始之不正而其終至於如是之極聖人於是傷之甚著於變風之首以示正風之反使後世知戒焉垂訓之意深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亡者復興變者復正也猶幸其國文公勤儉以復其國人民懲創興起善端剌其淫奔而蝃蝀作惡其無禮而相鼠賦好賢樂善而干旄咏焉則天理之在人心者猶未泯而變有可正之幾矣故以鄘次之然猶未也必有大雅君子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如其國之先君武公然後庶可正也故又以衛之淇澳次之是猶檜曹思理之後繼以豳風之意蓋幸其亡之能復而言其變之可正也諸國之風其變雖甚終始未有若是之備故居王風之前而爲變風之首也若夫邶鄘其詩皆爲衛事猶繫以舊國之號者蓋亦因其所得之地而别之亦猶漢廣汝墳之附周南又所以傷其亡也王風降於列國

者號令行於天下則為天子施於一國則是亦列國之君爾平王無志威令不振忘親事讎至為戍申戍許之舉具位之臣又未有陳枕戈之義興討罪之師者申侯毋家舍曰不誅犬戎安得逃天討乎是則平王聞乎故矣父子君臣之倫於是喪焉安能為天下之共主乎孔子作春秋託始於隱刪詩降黍離於國風其志微矣其痛深矣然曰王而先諸國者尊之也鄭則無男女之倫齊則有鳥獸之行觀魏風則晉滅同姓親親之義亡而臣民離叛曲沃滅晉之端現矣觀唐風則篡國賂王倨慢無禮而上下之分紊魏斯趙籍韓虔之惡兆矣秦風則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用殉殲良而戎狄之俗佐偪於中國又況平王無志而秦穆悔過平王事讎而秦人復讎周日衰微而秦尚武勇周秦之勢既分而商鞅變法白起坑卒呂政稱制李斯焚坑而掃滅先王之典籍其禍崩矣陳風

則君臣宣淫賊殺諫臣身弑國亡夷狄入中國而變風終矣嗚呼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源柏舟變而衛國以滅黍離降而王室以微至於列國之風變則人道之大壞天下之大變至於此極聖人傷之甚恨之深繼以檜曹小國亂極思理之詩又以周公之豳風終焉欲使變者復正也非如周公之元聖孰能復正乎前於邶鄘繼之衛者以武公望一國也此於列國終之豳者以周公望天下也不唯此也風以周公終而雅以召公終之者昔周之初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莫不從化若使如周公者爲政則朝廷之風化美而變風復正矣如召公者宣布則諸侯服從國之日蹙者可闢而大雅復正矣此又聖人以周召正風雅之變也吾夫子刪詩之意憂天下與後世之心可想見矣

公族及太宗之圖

高祖

嫡　庶

曾祖

高之嫡子爲公

四世之祖未毁五世親盡則遷而毁

別子爲祖

高之庶子自爲始祖臣不得稱君也

嫡　庶

祖

曾之嫡子爲公

別子爲祖

曾之庶子不爲公

太宗 繼別爲宗

別嫡

庶子 稱

別子之庶

嫡　庶

稱子爲公 祖之嫡

別子爲祖

嫡　庶

太宗

庶子

嫡　庶

太宗

庶子

嫡　庶

小宗

繼稱小宗

庶子

嫡　庶

公 爲公 之嫡

別子爲祖

太宗

庶子

太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太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公子

稱之別子

祖之別子之太宗

同祖二世之親

曾之別子之太宗於今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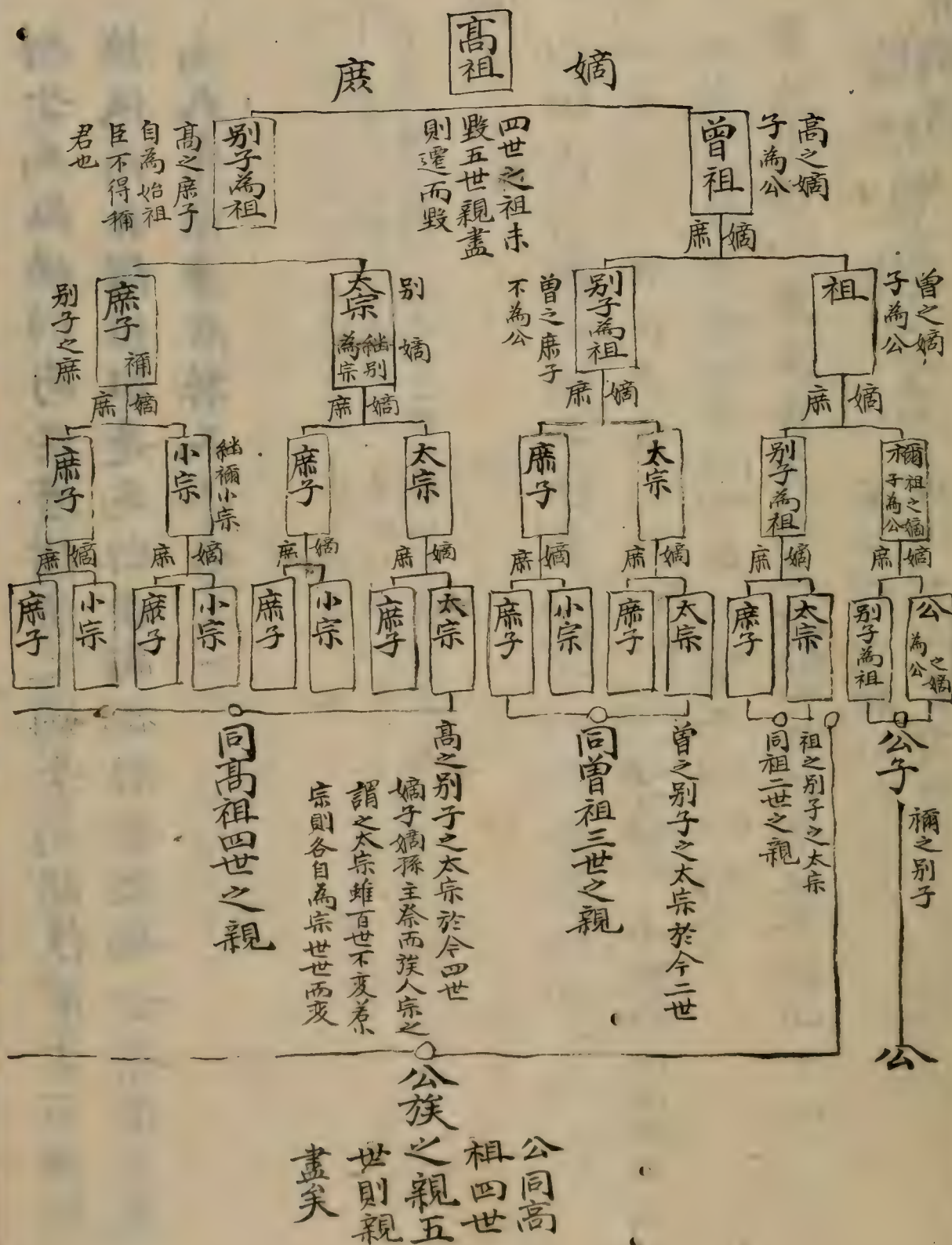
同曾祖三世之親

高之別子之太宗於今四世嫡子嫡孫主祭而族人宗之謂之太宗雖百世不变者宗則各自爲宗世世而变

同高祖四世之親

公

公族之親

公同高祖四世則親五世盡矣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者諸侯之嫡子為諸侯庶子不得祖諸侯而自謂始祖是為別子為祖別子之嫡子嫡孫主祭為太宗庶子庶孫為小宗

入學圖說 終

掛扐過揲之法

以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

三變之中前一變爲奇其餘五九（或五或九）五九者五三而九一（爲五者三爲九者一）

後二變爲偶其餘四八（或四或八）四八皆二（爲四者二爲八者二）

前一變掛一揲四其餘扐數（左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右或三或二或一或四）凡揲法以四除之故

以四爲奇（一）掛扐四五爲奇（五去一爲四）八九爲偶（九去一爲八）

兩儀

圓三 陽

左一右三與掛一合爲五去一則爲四以爲一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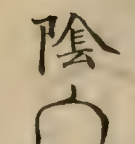
左三右一與掛一合爲五去一則爲四以爲一奇

左二右二與掛一合爲五去一則爲四以爲一奇

此爲五者三亦爲奇者三

徑一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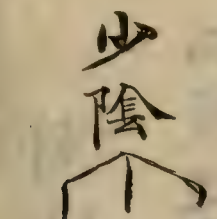
左右各四與掛一合爲九去一則爲八以爲一偶

此爲九者一亦爲偶者一

西山蔡氏所謂爲奇曰三爲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

者其以偶爲二與此不同何也非謂有二偶也以二四之奇

合爲一八之偶是一偶即二奇之合也

後二變左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右或二或一或四或三第二第三兩變皆同

陽左一右二與掛一合爲四爲一奇 左二右一與掛一合爲四爲一奇 此爲四者二亦爲陽者二

陰左四右三與掛一合爲八爲一偶 左三右四與掛一合爲八爲一偶 此爲八者二亦爲陰者二

圍四用半

四象

老陽 初變得五去一爲四二變三變皆得四爲三奇爲老陽 扐十二揲三十六

扐數爲四者三合得十二即所謂三其四一其十二者也

過揲三十六即所謂九其四三其十二者也

少陰 初變得五去三變得四三變得八爲二奇一偶少陰 初變得五去三變得八三變得四爲一奇一偶少陰 初變得九去二變三變皆得四爲一偶二奇少陰 扐十六揲三十六

扐數爲四者二爲八者一亦爲四者四於老陽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合得十六即所謂四其四一十二而進一四也

過揲三十二即所謂八其四三其十二而損一四者也

少陽

初変得五去一二変三変皆得八爲一奇二偶爲少陽

初変得九去一二変得八三変得四爲二偶一奇爲少陽

初変得九去一二変得四三変得八爲二偶一奇爲少陽

扐二十 揲二十八

扐數爲四者一爲八者二亦爲四者五於老陰兩其十二而去一四合得二十即所謂五其四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

過揲二十八即所謂七其四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

老陰

初變得九去一二變三變皆得八爲三偶爲老陰

扐二十四 揲二十四

扐數爲八者三爲四者六合得二十四

過揲亦同即所謂六其四兩其十二者也

右老陽過揲九其四故其數爲九

少陰過揲八其四故其數爲八
少陽過揲七其四故其數爲七
老陰過揲六其四故其數爲六
四象之數去扐取揲故邵子以爲去三四五六以成六七
八九也
扐數老陽三其四少陰四其四少陽五其四老陰六其
四是所去者也
蔡氏所謂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此以體數常均者言）
小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得四十八
以四歸于老陽故老陽之數十二即老陽扐數爲四者
三也餘四爲老陰數
以四歸于少陰故少陽之數二十即少陽扐數爲四者
五也餘二十八爲少陰之數

此以用數不同者言 老少二陽之數與扐數同而
二陰之數不同者猶圖書方位陽數不變而陰數變
且陽尊故得正數而陰卑故得餘數也欤
易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六變十六變
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
二老之數皆八合之十六（用）
二少之數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不用） 此即六十四變也
十六是爲四者四陽用其三故老陽得十二陰用其
一故老陰得四
體數常均者即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之類用數不
同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者即春夏秋皆生唯冬不
生之類

道傳一日得掛扐過揲之法反復叅究莫知其說示可遠請講焉可遠觧之爲一小圖條分類釋如指諸掌雖以余之昏蒙一覽了然噫用友講論其有益於學也如此夫

洪武戊寅夏五既望三峯道人鄭道傳識

右入學圖說前後集
陽村先生之所著也其前集曾經
先生手校而刊之晋陽顧其歲久而字
已刓矣後集則
先生旣沒而其本始出字又多缺惜哉
先生之子代言蹈囑慶尚道朴經歷[illegible]
刋行其監司李公叔畝及今監司河公
演皆為致力焉俾前奉常注簿鄭陟書
之復鋟梓于晋陽牧使李公穗判官潘
茂良監督功訖代言携以示予蘄識其
後予嘗謂
天生陽村於吾東方學者之大幸也予之學於
先生甚久固知是圖之切於後學也深

矣敢不欣然書諸卷末也耶
洪熙乙巳秋七月壬申門人正憲大夫
藝文館大提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
同知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密山卞
季良敬跋

三峯先生心氣理三篇註序

心氣理三篇者三峯先生所作也先生常以明道學闢異端爲己任其言曰人之生也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其所以成形者氣也合理與氣能神明者心也儒主乎理而治心氣本其一而養其二老主乎氣以養生爲道釋主乎心以不動爲宗各守其一而遺其二者也老欲無爲不計事之是非而皆去之忍勞其身以斂其氣也氣苟得養則精神凝定雖有所事而不害吾之生釋欲無念不論念之善惡而皆遣之忍勞其神以動其心也心苟得定則體常空寂雖有應變而不擾吾之中故其初

也皆有所不爲而其終也皆無所不爲也蓋當其
有所不爲也雖理之所當爲者亦絶之當其無所
不爲也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爲之是二家之學
不陷於枯槁寂滅則必流於放肆縱恣其賊仁害
義滅倫敗理得罪於聖門大中之敎則一也若吾
儒道則不然天命之性渾然一理而萬善咸備君
子於此常存敬畏而必加省察萌於心者原於理
則擴而充之生於欲則遏而絶之動於氣者自反
而直則勇往爲之不直則惕然而退養其心以存
義理養其氣以配道義凡所思慮無非義理之當
然凡所動作自無非僻之得干其心之靈管乎事

物之理其氣之大塞乎天地之間皆以義理爲之主而心與氣每聽命焉耳此儒者之道具於人倫日用之常行於天下萬世而無弊先生常以語學者也雖然義理之在人固爲甚大而心乃吾身之主氣亦吾身之所得以生者不得不重之也彼老釋竊明心養氣之說誑誘愚俗故人多樂聞而信從之往往知道者雖力言以闢之但斥其不合於吾道者而已故聞者猶未知其認爲得失也唯先生先明二氏之旨而後折以吾道之正故聞者莫不昭然 發矇異端之徒亦有從而化之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名敎者也於是又述其意作此三篇

以示學者其言心氣者皆用二氏之語以明其旨盡底其蘊奧而的言之且其語意渾然不見其有斥之之迹故雖使其徒觀之亦皆以爲精切而悅服之也及以理形之然後吾道異端之偏正不待辨說而自明彼雖欲有言其將何以哉此先生闢二氏固非泛然論列者比又非大厲聲色極口詆毁者之比也抑或有人徒見其不斥也以爲三教一致故先生作此以明其道之同耳則非知言者也故愚不揆鄙拙畧爲註釋又引其端以所聞於先生者明之耳洪武甲戌夏陽村權近序

三峯先生心氣理篇

陽村權近註

心難氣

難上聲○此篇主言釋氏修心之旨以非老氏故篇中多用釋氏之語心者合理與氣以爲一身神明之舍朱子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愚以爲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非具衆理則其虛也漠然空無而已矣其靈也紛然流注而已矣雖曰應萬事而是非錯亂豈足爲神明之舍哉故言心而不言理是知有其舍而不知有其主也

凡所有相厥類紛總惟我最靈獨立其中

凡所有相金剛經語紛總衆多之皃我者心自我也靈即所謂虛靈也此兩句即惠能所謂有一物長靈上拄天下拄地瞿曇所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意○此爲心之目言曰凡有聲色皃相盈於天地之間者其類甚多惟我最爲至靈特然獨立於庶類紛總之中也

我體寂然如鑑之空隨緣不變應化無窮

心之本体寂然

無朕而其靈知不昧譬則鏡本空而明無不照蓋隨緣者心之靈而鏡之明也不变者心之寂而鏡之空也是以應感萬变而無有窮盡即金剛經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意蓋外邉雖有变應之迹而內則漠然無有一念之動此釋氏之學第一義也

由爾四大假合成形有目欲色有耳欲聲善惡亦幻緣影以生戕我賊我我不得寧爾指氣而言四大亦用釋氏語所謂地水火風也圓覺云我與此身四大和合又曰六塵緣影為自心性○此承上章而言心体本自寂然而已但由爾四大之氣假托凝合以成有相之形於是有目而欲見美色有耳而欲聞善聲臭舌身意亦各有欲順則以之為善逆則以之為惡是皆幻出非有真實乃攀緣外境之影相續而生凡此皆以戕賊我寂然之体紛擾錯乱使我不得而寧靜也

絶相離體無念忘情照而寂寂默而惺惺爾雖欲動豈翳吾明金剛經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惠能曰一切善惡都[illegible]

後分爲無念忘情息安任性四宗此言修心功夫相言其形相體言其理体諸相非相所當絶而去之是体非体所當離而弃之我若常自寂然無有一念之動而常忘其起滅之情則妄緣既斷真空自現雖感照而体常寂寂雖靜默而内目惺惺蓋照而寂寂則非乱想也默而惺惺則非昏任也能如是則四大之氣六塵之欲雖欲投間抵隙搖動於我豈能掩翳以累我本体之明哉此章言修心之要約而盡之矣

氣難心 此篇主言老氏養氣之法以非釋氏故篇中多用老氏語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入得之以生者也然氣形而下者必有形而上之理然後有是氣言氣而不言理是知有其末而不知有其本也

予居邃古窈窈冥冥天真自然無得而名 予氣自予

也邃古上古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又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之言皆指氣而言者也故此章本之以言氣居天

地萬物之先窈冥恍惚自然而不可得而名言也

萬物之始資孰以生我凝我聚乃形乃精我若無有心何獨靈 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也此又本之以言萬物之生其始也是資何物以生成乎其所資以有生者非氣乎惟氣妙合而凝聚然後其形成而其精生氣若不聚則心雖至靈亦將何所附着乎

嗟爾有知衆禍之萌思所不及慮所未成計利較害憂辱慕榮氷寒火熱晝夜營營精日以摇神不得完 嗟嘆息也爾指心也○此章言心所以害氣之事嘆息而言心之有知覺者乃衆禍之所由萌也思其所不可及慮其所未得成計其利而欲得之較其害而欲避之憂其辱而損陷焉慕其榮而僥倖焉畏則如氷之寒怒則如火之熱千端萬緒交戰於胷中晝夜之間營營不息使其精神日以搖蕩漸就消耗而不得完矣

我不妄動內斯靜專如木斯槁如灰不燃無慮無

為體道之全爾知雖鑿豈害吾天

此言養氣之功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又日無思無慮始知道老子日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此章本此以立言也○承上章言心之制欲雖其紛拏氣得其養而不妄動以制於外則其內亦有以靜定而專一如木之槁不復有春華之繁如灰之死不復有火然之熾心無所思慮身無所營為以体其道沖漠純全之妙則心之知覺雖日鑽鑿豈能害我自然之天哉此所謂道指氣而言也無慮無為体道之全八字亦老氏之學最要旨也

理諭心氣

此篇主言儒家義理之正以曉諭二氏使知其非也理者心之所稟之德而氣之所由生也

於穆厥理在天地先氣由我生心亦稟焉

於嘆美之辭穆清之至也此理純粹至善本無所雜故嘆而美之曰於穆我者理之自猶也前言心氣直猶我與

等而此標理字以嘆美之然後称我者以見理爲公共之道其尊無對非如二氏各守所見之偏而自相彼我也〇此言理爲心氣之本原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有是氣然後陽之輕清者上而爲天陰之重濁者下而爲地四時於是而流行萬物於是而化生人於其間全得天地之理亦全得天地之氣以貴於萬物而與天地參焉天地之理在人而爲性天地之氣在人而爲形心則又兼得理氣而爲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氣由是而生心亦稟之以爲德也

有心無我利害之趨有氣無我血肉之軀蠢然以動禽獸同歸其與異者嗚呼幾希

蠢然無知貌幾希少也朱子曰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〇此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義理也人而無義理則其所知覺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矣其所運動者亦蠢然徒生而已矣雖曰爲人去禽獸何遠哉此儒者所以存心養氣必以義理爲之主也若夫釋老之學以淸淨寂滅爲尚雖彝倫之大禮樂之懿亦必欲屛除而滅絶之是其[illegible]

利害者縱若不同矣然不知主天理之公以裁制人欲之私故其日用云為每陷於利害而不自知也且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今以兩家之說觀之釋氏必欲免死生是畏死也老氏必欲求長生是貪生也非利害而何哉又其中無義理之主則是枵然無得冥然不知是軀殼所存亦不過血肉而止耳此四句雖泛指衆人而言切中二家之宗病讀者詳之

見彼匍匐惻隱其情儒者所以不怕念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惻隱之情本於吾心之固有以明釋氏無念忘情之失夫人得天地之生物之心以生所謂仁也是理宗具於吾心故見孺子匍匐入井其惻隱之心油然自生而不可遇推此心以擴充之則仁不可勝用而四海之內可無濟也故儒者不怕念慮之生但循其天理發見之自然豈如釋氏畏怕情念之生而強制之歸於寂滅而已哉

可死則死義重於身君子所以殺己成仁論語曰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言君子重義輕生之事以明老氏養氣貪生之失蓋君子見得案理則當其可死也其身不能一日安於生是死生為重乎義理為重乎故儒者當救君親〻之難有捐軀殞命以赴之者非如老氏徒事修鍊以偷生也

聖遠千載學誣言庬氣以為道心以為宗 庬猶亂也〇此言異端之說所以得識者以聖人之世既遠而道學不明也故老不知氣本乎理而以氣為道釋不知理具於心而以心為宗此二家自以為無上高妙而不知形而上者為何物卒指形而下者而為言陷於淺近迹外之中而不自知也

不義而壽龜蚍矣哉瞌然而坐土木形骸 瞌然睡貌上二句責老下二句責釋即前章有心無我有氣無我之意然前章泛言在衆人者此章專指二氏而言也

我存爾心瑩徹虛明我養爾氣浩然而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〇此言聖賢內外交養之功以義理存心而涵養之則無物欲之蔽全體虛明而

大用不差矣集義養氣而擴充之則至大至剛之氣浩然而自生充塞天地矣本末兼備內外交養此儒者之學所以為正而非若二氏之偏也

先聖有訓道無二尊心乎氣乎敬受此言胡氏引禮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之語以爲道無二致欲道術之歸于一也○此言上文所論皆本聖賢之遺訓而非我之私言其道之尊無對為二非心氣之可比也故於其終特呼心氣以警之其拳拳開示之意至深切矣

心氣理三篇後附集序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吾儒尚賴先哲之訓以知異端之蔽而往往有不能固守其道者亦怵於功利之私而已故高不溺於空虛則卑必流於汙賤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不行而異端之徒亦指以為

卑近而斥之也且其善惡報應之效亦參差不齊故善者以怠惡者以肆而舉世之人貿貿然淪胥於利害之中而不知義理為何物釋氏之徒又得售其因緣之說而人愈惑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三峰先生嘗有言曰辨老佛邪遁之害以開百世聾瞽之惑折時俗功利之說以歸夫道誼之正其心氣理三篇論吾道異端之偏正殆無餘蘊愚已訓釋其意矣先生又嘗作心問天荅二篇發明天人善惡報應遲速之理而勉人以守正其言極為精切使怵於功利者觀之可以袪其惑而藥其病矣故又加訓釋以附二

篇之後夫闢異端然後可以明吾道去功利然後可以行吾道此先生之作所以關於世教為甚重而吾今日編次之意也觀者幸毋忽甲戌夏六月

陽村權近序

心問 此篇述心問天之辭人心之理即上帝之所命而其義理之公或為物欲所勝而其善惡之報亦有顛倒善或得禍而惡乃得福福善禍淫之理有所不明故世之人不知從善而去惡唯務趨於功利而已此人之所以不能無惑於天者也故托於心之主宰以問上帝而質之也

乙卯季冬幾望之夕天淨月明群動就息 季冬凋陰沍寒之極而春陽欲生之時幾望月光漸滿而其明復圓之日以譬人欲昏蔽之中而天理之復萌也天淨月明群動就息以譬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方寸之間瑩徹光明而外物不能以動其中也

若有一物朝于上清立于玉帝之庭稱而告曰

臣受帝命為人之靈一物指心而言上清上帝之所居也玉帝即上帝貴而重之稱也稱臣者心之自稱也臣受帝命為人之靈者心自言其受上帝所命之理以為人之主宰而最靈於萬物也○此章設言吾心主宰之靈朝見上帝之庭稱臣而問之也然其曰朝者豈別有一物為帝而又有一物朝之者哉方寸之間私欲淨盡則吾心之理即在天之理在天之理即吾心之理昭合而無間者也其曰朝者設言以明之也

人有耳目欲色欲聲動靜語默手執足行凡所以

為臣之病者日與臣爭此章言物欲與吾心之天理也蓋凡有聲色負相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日與人之身相接而人之有目莫不欲色有耳莫不欲聲至於四肢百骸莫不欲安佚故天理雖根於吾心固有之天而其端甚微人欲雖生於物我相形之後而其發難制是其日用云為順理為難而從欲為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之謂也

此身不能一日離物而獨立小有不謹則凡外物之居此心者授間抵隙攻之甚衆矣必天理

之所以病也

志吾之帥氣吾徒卒皆不堅守棄臣從敵以臣之

微孤立單薄 志者心之所之也吾亦心之自吾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体之充也

註曰志固心之所之而氣之將帥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也心為天君以志

統氣而制物欲猶人君之命將帥以卒徒衆而禦敵人也故曰志吾之帥氣吾徒卒然志苟不

定則物欲得以奪之而理不能以勝私矣故其志之為帥與其氣之為徒卒者皆不能堅守其

正反卒吾心而從物欲故吾之此心唯曰一身之主卒至孤立單弱而薄劣也

誠敬為甲冑義勇為矛戟奉辭執言且戰且服順

我者善背我者惡賢智者從愚不肖逆因敗成功

幾失後獲 甲冑所以衛身之具矛戟所[illegible]制敵之物[illegible]此象上章之末而言以[illegible]一心之

微而當衆欲之攻雖甚單弱而薄[illegible][illegible]能以誠敬爲甲胄而自守則所以操存者固[illegible]志不可奪矣義勇爲予戰而自衛則所以裁制者嚴而欲不得侵矣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奉帝之命使知理之不可違聲彼之罪使知欲之不可從強者戰而勝之弱者降而服之使其順我命者合乎理而爲善其背我命者悖乎義而爲惡知善而乎從者爲賢智不知而背逆者爲愚不肖彼雖不從我則益勉此心幾爲物欲之敵所敗至於覆沒然以此心之理終不爲泯滅故更自策礪終有所獲此勉強而行者及其成功一也

及至其報事多反復背者壽考順者夭折從者貧

竊逆者富達故世之人尤臣之爲不從臣命惟敵之

隨

報謂善惡之應效也人有所爲而天報之也尤咎責也人爲善則天報之以福爲惡則天報之以禍猶人臣有戰功則君賞之以爵祿敗績則君加之以刑戮此理之常也今心奉上帝之命與物欲之敵相戰敵不能勝惟心之命愼從則是爲有功於天也宜富貴壽考以[illegible]爲善

惟皇上帝宗主下民始終何乖與奪何偏臣雖鄙

之福而反至貧窮夭折敵既勝之背逆之心之命宜貧賤夭折以受為惡之禍而反富貴壽考天之報應反復乖戾如此故人之所為寧從彼敵利害之誘不從其主義理之命人之所以不能無感也故下文呼天而問之也

愚竊有惑焉

皇大也尊之之辭○此呼上帝而告之曰大哉上帝宗位乎上以主下土之人福善禍淫此其理之常也始者賦命之初必與人以仁義禮智之性是欲使人循是性而為善也至其終而報應之著則善惡之效反覆如此是何始終所命之乖戾耶彼背且逆而得壽考富達者天何所愛而厚之此順且從而得夭折貧賤者天何所憎而薄之歟是其一與一奪又何偏而不公如是也欸臣〻雖甚鄙愚而竊有感於斯也

天答

此篇述天答之辭天能以理賦予於人而不能使人必於為善人之所為多失其道以傷天地之和故災祥有不得其[illegible]之正者是豈天之常也哉天即理也人動[illegible][illegible]者也理

[illegible]無為而幾用事無為者靜故其道[illegible]而常用事者動故其應速而變災祥之不正[illegible]氣之使然也是其氣数之變雖能勝其理之常者然此特天之未定之時有氣有消長而理則不變及其久而天定則理必得其常而氣亦隨之以正福善禍淫之理豈或泯哉

帝曰噫嘻予命汝聽予賦汝德在物最靈與吾並立得三才名帝上帝也噫嘻嘆息也予上帝之自予也汝指心而言德即仁義禮智之性天之所命而人之所得者也三才天地人也○此章設為上帝答心之辭嘆息而言予有所命惟汝人心其聽之哉予既賦汝以健順五常之理而汝得之以為德方寸之間靈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而在萬物最為灵矣故能與我與地并立而得稱三才之名也

又當日用之間洋洋焉開道引迪使爾不昧其所遵予所以德汝者非一汝不是思或自棄絕洋洋流動充滿之意爾亦指心而言○此承上言人倫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發見如在[illegible]今日當

親在君臣則當敬以至一事一物之微[illegible]動一靜之際莫不各有當行之理流動充滿[illegible]小欠缺是乾使之然哉皆上帝所以開道啓迪於斯民使之趍善而避惡以不昧於其所適從也烝則上帝之所以爲德于汝者非可以一二計也而爾曾不以是而致思乃或背善從惡以自棄絶之也

風雨寒暑吾氣也日月吾目也汝一有所失吾之氣乖戾吾之目掩食汝之病我者亦極矣何不自反而遷吾責歟吾亦上帝之自吾也○風雨寒暑爲天之氣日月爲天之眼而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之所爲一有小失其正則天之風雨寒暑必至於乖戾日月必至於掩食是人之所以病乎天地者亦可謂極矣盖天地萬爲本同一体故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天地之有災祥良由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則災祥順其常人事失則災祥反其正何不以是自反[illegible]身以修治之所當爲者而乃遷咎責望[illegible][illegible]守

且以吾之大能覆而不能載能生而不能成寒暑災祥猶有憾於人情吾如彼何哉汝守其正以待吾定

且夫天体至大能無所不覆而不能載能無所不生而不能成天職覆地職載天主生地主成天地固有所不能盡也[illegible]寒而暑當暑而寒降災降祥不得其正者此人情所以猶有憾於天地也蓋天地之於萬物無心而化成能施於其理之自然而不能勝其氣之或然如彼人之所為雖上天其如何哉言天非有所容心以為之也汝但當固守其理之正以待其天之定而已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竢之是也申包胥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以天人之[illegible]餘交相[illegible]勝然人之勝天可暫而不可常天[illegible]勝人愈久而愈定也故淫者必不能保其終而善者必有慶於後矣蓋一時之榮辱禍福自外而至者皆不是恤惟當力於為善以不獲罪於天可也

三峯先生心氣理篇 終

嘉靖丁未春監司安相公玹巡到弊鄉榮川部令以散人謁見叙寒暄相公曰少時見陽村先生所著入學圖說前後集末附鄭三峰心氣理篇其天人心性之說庸學語孟之旨六經體用之分河洛易範之理以至聲律之度揲蓍之變凡初學疑礙而難通者悉皆爬梳剔抉深賾鉤深若圖若說如指諸掌不一而足無規〻蹈襲古人已成之規範有了〻開發後學未達之關鍵按圖考說比次條理瞭然心目如親面而命之如提耳[illegible]而教之誠學性理者之指南也思欲藏之于白雲洞書院以資講習而晋易舊板沒滅久不[illegible]印出浪[illegible]斷本缺

後[illegible]與三峯附編皆不得無全完爲可惜也余有家藏晉陽印本一帙見相公欲嘉惠後學之盛意不敢靳秘出而見之則相公曰世之學者不喜講明性理之源故此圖之傳幾乎失墜今欲藏此于院以討習一院諸儒不若鏤此于板以流布一國之爲廣也乃囑主倅琴侯椅繡之于梓侯乃斯文老擘也聞而喜之俾生員琴君軸考訂訛譌并書目錄以付卷端閱數月而功斷手侯曰監司以跋語屬君君不可辭遂書其刊之之顛末云是歲月蕤賓端午後日奉列大夫前守承文院參校檜山後學黃孝恭再拜謹書

成[illegible]生員[illegible]朴承健

成均生員琴軸

奉列大夫前守承文院叅校黃孝恭

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安東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兼春秋館編修官琴椅

朝散大夫行慶尚道都事鄭浚

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任虎臣